

通論

論漢魏以來迄隋唐古詩

陳鐘凡

中國文學自漢魏以降，迄於隋唐，千餘年來，以詩歌爲特著。稽厥體製，約別二類。其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調平仄者謂之近體；（王闓運八代詩選稱爲新體詩）反是者爲古體。古體出入於樂府，名號繁多；近體復分律、絕。茲篇先陳古體，近體於後篇詳之。

（一）古詩體製

虞摯文章流別論曰：「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復間演之，遂以爲篇。」是三百篇中之詩，四言居其泰半，餘均雜言詩也。兩漢之際，其五七言詩句中夾「兮」字者，沿用楚調，餘如劉邦之鴻鵠歌，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韋孟諷諫詩，東方朔戒子詩皆屬四言，樂府詩率爲雜言，兩者並雅頌之遺音也。其有餘詩騷以外，別創新體，則爲五言。七言兩者是矣。今列表明之：

漢魏以來詩分三類

（一）騷體

1. 五言句中夾兮字
2. 七言句中夾兮字
3. 雜言句中夾兮字

（二）前期古體詩（出於三百篇）

1. 四言

2. 雜言(樂府詩)

(三) 後期古體詩(漢魏樂府)

1. 五言古詩

2. 七言古詩

觀前表所列，知(一)(二)兩項，詩人規撫舊製之篇什；其第(三)者則漢以後人特創之新製也。夫詩文之道，敝極而變，新體代興，舊調未有不式微者。觀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逮張華二陸潘岳輩，慳慳欲息矣。(沈德潛說詩碎語)豈不以上二下二之四言，句度局促，音節板滯；不如上二下三之五言，及上四下三之七言，足以委婉達意，其音節又較流暢哉。雖李白有「五言不如四言，七言益靡」之說；然觀白詩，實以七言爲最美，五言次之，四言最下。知其言特尊古之謬見，非平情之通論也。善乎劉勰之說曰：「四言正體，則雅闊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方所安。」鍾嶸亦言：「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近世王闈運更暢論之曰：「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繁絃雜管，故太白以爲靡。然人不能無哀樂，哀樂不能無偏激感宕；故自五言興而卽有七言，而樂府琴曲，希以贈答。至唐而大盛。凡四言五言所施，皆有以七言代之者。」(王志)誠以人情喜新厭故，舊調已濫，難得新聲，故不得不別闢蹊徑，以開發其性靈也。茲故置四言不論，析論五七言詩之流變焉。

(二) 五古起源

文心雕龍論五言之起源曰：「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逕，近在成世。閱時取證，五言久矣。」(明詩篇)詩品則曰：「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按兩家所舉，或屬僞古文尙書，或屬謳謠格言，或爲楚調，卽有一二句雜在篇中，如小戴記郊特牲載伊耆氏蜡辭「草木歸其澤」之句，尤在前世；然此僅五言

之句，非全體五言詩也。鍾嶸謂：「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後之論者，遂謂蘇李贈答詩實是五言之鼻祖。劉勰則曰：「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厥後蘇軾答劉沔書，章樵古文苑注，朱彝尊書玉臺新詠後，並有駁論，以蘇李贈別長安詩有「俯觀江漢流」及「山隅隔中州」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至陵詩於當日情事，尤多不切，如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按蘇李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別在元始五年，兩人同居匈奴凡十餘年，何得僅言三載？其語意乖違，灼然易見。况蘇四詩全不與李相涉者乎？（梁章鉅文選旁證引翁氏說）今觀漢書李陵傳，載陵贈蘇武詩，「徑萬里兮度沙漠」一首五句，猶是楚聲，而非五言，則蘇李詩出於後人擬作，五言詩不起於蘇李明矣。文心雕龍又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徐陵著玉臺新詠亦著枚乘詩八首，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等篇，皆在十九首中。又有「蘭若生春陽」一首，亦云乘作。李善文選注則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趨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兼辭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按十九首涵義繁複，自非一人之辭，一時之作。（沈德潛說）劉勰據或說，歸之枚乘，疑不能明。昭明以失其姓氏，編在李陵之上，誠慎之也。至徐氏撰詩，直斷十九首中之九首出於乘手，說無根據，將焉取徵？或驗其時序，明月皎夜光詩云：「玉衡指孟冬」，李注：北斗七星，第五日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則此首必武帝末改用夏時前，漢初之作矣。然吾觀其第十七首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此詩孟冬，明合夏時，與前迥別。故於光華評注引方氏集成說，疑玉衡指孟冬句，冬是秋字之誤。若是則前後時序一致，其非西京之作，可以斷言。故前漢篇什，不見五言。世所傳之蘇李及班婕妤而外，若虞美人答項王歌，卓文君白頭吟，並不足信，益不待論矣。（古詩紀詳辨之）蓋五言古詩，肇始於東都民間之風謠，（十九首）騰踊於建安初文人之倡和，其起原固在炎漢之叔季，非盛世諸辭人所能製作者矣。

(三) 七古起原

沈德潛曰：「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說時碎語）今按大風用楚調，柏梁爲僞作，兩者並非七言之所託始也。若論楚辭，則燕人易水之歌，項籍垓下之曲，同一句度；而孔子臨河歌更在春秋之際矣。至柏梁之不可信，顧炎武詳辨之曰：「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元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爲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八梁八城，梁餘尙有十城。又按平襄王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日知錄二十一）攷其時代，核其官名，均不符合，其爲後人擬作，昭然易知。安得七言權輿於此？逮建安之際，曹丕作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一首，通篇七古，乃爲七古詩之所託始。然五七言古體並東漢末葉，建安初期新發生之創作。建安一代實中古文學上一大嬗變時期也。

(四) 古詩之流變

由上所述，五七言古體，胚胎於漢末，流傳於魏晉，歷六代以迄隋唐，其間變革，可得而言。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婦，朋友濶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家國亂離之痛。至建安以還，二王，陳思，從轡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篇題雖雜，要

不外抒情之什而已。此外則蔡琰悲憤詩，歷敘流別，文朴質而意沈痛，開唐人杜甫一派。盧江小吏妻詩，凡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脛，聲情畢肖，開唐人白居易一派。兩者爲述事之詩，此其初期之篇什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說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自是學者悉體之。（文選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說）則一變而爲說理。此鍾嶸所謂「永嘉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者也。下逮宋初，風致又改。劉勰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則更變而爲寫景。及梁簡文辭藻豔發，體窮淫靡，哀思之音，遂移風俗。徐摛、庾肩吾尤以側豔著稱。攜子陵及肩吾子信，承其遺緒，其體特爲南北所崇。則三變而爲宮體，開律詩之先聲。此古詩內容之因革也。若言形式，則五言極盛於建安，餘波及於晉宋，頽靡於齊梁陳隋，淫豔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矣。（姜宸英古今詩選敘）梁代北音競奏，鉦鐃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及北齊敕勒歌等，伉爽直率，又不免失之粗獷。唐人承之，運剛貞之詞，洗綺靡之習，起衰中立，淳風於以再造。特伯玉、雲卿諸公，意不加新而詞稍直率耳。開元大曆諸家，七言始盛。王、李、高、岑，篇什尤多。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派。嘉升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工部集古今之大成，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世莫及。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王世禎古今詩選敘例）凡此情變之數，鋪觀列代，跡象昭然。若進而求其嬗變之因，則餘杭章君論列較詳，其國故衡明詩篇曰：

語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則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府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

三百篇者，四言也。在漢獨有章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晉，作者抗志欲反初古，其辭安雅，而情弛無節者衆。若東哲之補亡詩，視章孟猶登天。稽、應、潘、陸，亦以楷潔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於皇時晉，受命旣固，蓋備下無足觀。非其才劣，固四言之勢盡矣。

漢世郭祀房中之樂，有三言，七言者，其辭闕麗，跌宕，不本雅頌，而聲氣若與之呼召。其風獨五言爲善。古者學詩，有大司樂，瞽宗之

化；在漢則主情性。往者大風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項王未嘗習文藝也；然其言爲文儒所不能舉。蘇李之徒，結髮爲諸吏騎士，未便諷誦，詩亦爲天下宗。及陸機，鮑照，江淹之倫，擬以爲式，終莫能至。由是言之，情性之用長，而學問之助薄也。「風」與「雅頌賦」所以異者，三義皆因緣經術，旁涉典記。故相如子雲小學之宗，以其餘緒爲賦。郊祀歌者，頌之流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之。安士房中辭作於唐山夫人，而其辭亦爾雅。獨風有異，憤懣而不得舒，其辭從之；無取一通之書，數言之訓。及其流風所扇，極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劉琨，郭璞諸家，其氣可以抗浮雲，其誠可以比金石。終之上念國政，下悲小已，與十五國風同流，其時未有雅也。謝瞻承其末流，張子房詩，本之王風；哀思，周道無章，浸淫於大小雅矣。世言江左遺彥，好語玄虛，孫許諸篇，傳者已寡。陶潛皇皇，欲變其奏，其風力終不逮。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雲物，則謝靈運爲之主。然則風雅道變而詩又幾爲賦。顏延之與謝靈運深淺有異，其歸則一也。自是至於沈約，丘遲，景物復窮。自梁簡文帝初爲新體，牀第之言，揚於大庭。訖陳隋爲俗。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之倫，又稍稍以建安爲本。白亦下取謝氏，然終弗能至。是時，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

七言在周也，大招爲其萌芽；漢則柏梁。劉向亦時爲之，然短促未能成體。唐世張之，以爲新曲。自是五言，遂無可以觀者。然七言在陳隋，氣亦宣朗，不雜傳記名物之言。唐世浸變舊貫，其勢則不可久。哀思主文者，則杜甫爲可與；韓愈孟郊則急就章之變也；元稹白居易，則日者瞽師之誦也。自爾千言，七言之數以萬，其可諷誦者幾何？重以近體昌狂，篇句填委，凌雜史傳，不本情性。蓋詩與議奏易狀，無取數典之言，鍾嶸所以取例，雖杜甫猶有婉。迄於宋世，小說雜傳，禪家方技之言，莫不徵引。昔孫許高言莊氏，雜以三世之辭，猶「風騷體盡」。况乎辭言友紀，彌以加厲者哉？

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尤奇愈甚。考徵之士，視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爲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琖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

稱之，以爲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要之；本情性，限辭語則詩盛；遠情性，烹雜書則詩衰。

誠以詩貴緣情，不尚數典。故各體之初生也，常人稱情而言，不失風人之致；及至詞客臚陳卷軸，規撫陳篇，甚至故尋僻奧，自文淺陋，務爲詰屈，炫惑俗眼，則性情汨沒，風雅之道盡矣。古今升降得失之數，並係於此，至其句度之改變，字數之遞增，則循文學進化自然之途，鞅固不必抑揚於其間也。

(五) 古詩之修辭

費錫璜曰：「詩至宋齊，漸以句求；唐賢乃明下字之法。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按詩至宋齊而清詞麗句，絡繹奔會。漢魏詩雖不可以字句論，然其修辭，亦頗有可觀，茲略述之。

1. 起句 曹植，謝朓，工於發端，然皆出於漢人。（費錫璜說）舉例如左：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李延年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隴西行）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古詩十九首）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擬蘇李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曹植贈徐幹）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又雜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照徘徊。（又七哀詩）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謝朓觀朝雨）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又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2. 偶句 漢魏詩中亦時有偶句，特不如晉宋人之縷金錯采，窮力追新耳。茲並徵之：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古詩十九首)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雞鳴)

禮如山下雪，皎若雲間月。(艷歌行)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雘。(郭璞遊仙)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謝靈運晚出西射堂)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謝朓游東田)

水光縣蕩壁，山翠下添流。(庾肩吾奉和春夜應令)

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陰鏗開山寺)

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隋煬帝悲秋)

3. 對照句 正負兩言，反復照應，句雖不對，意實偶也。此類在詩中猶多。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古詩十九首)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右)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古詩)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金。(左思詠史)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不怨秋夜長，恆苦夏日短。（謝靈運道路憶山中）

寧知安歌日，非君撒瑟晨。（任昉哭范僕射）

4. 排句 複用對照，連成數排如：

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

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陶潛止酒）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杜甫杜鵑）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又草堂）

或連若相從；或疊若相關；或妥若頌伏；或竦若驚獸……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妬。（韓愈南山詩）

按古詩中用排筆，無過二排四排。惟小雅北山之什多至十二排，然用反對，不覺其過繁。若韓愈南山詩連用五十餘排，皆屬正對，斯失之粗獷矣。

5. 反復句 費錫璜云：「行行重行行」下云：「與君生別離」又云：「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云：「道路阻且長」又云：

「相去日已遠」在今人必訝其重複。「昭昭素明月，光輝燭我床。」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曰「光輝」。滿歌行亦重疊言之，他詩不可枚舉，漢人皆不以爲病。按古詩有用複句以增其嫵媚者，舉例如左：

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盤石無轉移。

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6. 疊句 疊句僅疊句中數字，有一字疊用者，分述之如左：

杪秋行遠山，山遠行不近……汀曲舟已隱。隱汀絕望舟……憶爾共淹留。淹留昔時歡……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謝

靈運登臨河橋。(前有曹植贈白馬王彪詩)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以斷絕，將去復還訣。(鮑照代東門行)

雲來聚雲色，風度雜風音。(隋煬帝古松樹)

右句中疊字例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只園菜，大懼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陶潛止酒)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及死。

(韓愈落牙)

右一字疊用例

7. 鍊字 詩自晉宋以後，不獨名章選句，處處間起；且綴字屬篇，必須鍊擇矣。字有表實，表德，表業，三者之殊。表實之名字，不外沿襲，非詩人所能獨創也。(如謝朓云：「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金波見漢書，玉繩見春秋元命苞，均沿用舊名也) 詩人所研鍊者，則爲表德之狀字，及表業之動字耳如：

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陶潛和戴主簿)

微雨「洗」高林，情飈「矯」雲翻。(又使都經錢溪)

原隰「萋」綠柳，墟囿「散」紅桃。(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謝朓和徐都曹中新亭渚)

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木。(又郡內高齋閑望)

隨風「飄」岸葉，行雨「暗」江流。(何遜送八五城聯句)

露「浸」山扉月，霜「開」石路烟。（江總贈袁朗別）

右鍊動字例

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綠」。（王融淥水曲）

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又巫山高）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不惜蕙草「晚」，所恐道路「寒」。（江淹古別離）

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梁武帝西洲）

棠枯絳葉「盡」，蘆涼白花「輕」。（徐鏗和傅郎歲莫還湘州）

右鍊狀字例

古詩之修辭，畧如上述；茲再論描寫，記事，抒情，想像數者，見古詩之價值焉。

（甲）描寫

1. 寫人

美女妖且閒，採桑歧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車隨風還；願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曹植美女篇）

右寫美人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織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頰，雙耳似連壁。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唇，黃吻爛漫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慳。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驚所獲。其姊字蕙芳，面目燦如畫；輕粧喜縷邊，臨鏡忘紡績，舉觴疑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間，劇兼機杼擲……止爲茶菽據，吹吁對鼎鑊；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次

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警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左思嬌女詩）

右寫兒女

2. 寫景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村人，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陶潛賦田園居）

右寫田園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間谷矯鳴鷗。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又遊斜川）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謝靈運七里瀨）

右寫山水

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又夜行途中）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謝靈運歲暮）

右寫夜景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又遊南亭）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謝朓還丹陽道中）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又出新林浦向板橋）

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江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范雲次新亭）

右寫遠景

3. 狀物

雲日相輝映，秋水共澄鮮。（謝靈運江中孤嶼）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又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又石壁還湖中）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謝朓晚登三山）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濛濛，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又京路夜發）

右寫雲霞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陶潛和郭主簿）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謝靈運過始寧墅）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又登池上樓）

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謝朓遊東田）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又郡內高齋閑望）

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又直中書省）

右寫草木鳥獸

（乙）記事

古詩中記述事實者約別兩派：一爲蔡琰之悲憤詩，感時傷事，語質實而意沉痛，開唐人杜甫之先聲，是爲悲憤派。一若孔雀東南飛，記述一事，委婉往復，令人發生疑問，爲唐人白居易之所祖，是爲問題派。茲先述其原流，而後論其技術焉。

1. 悲憤派

蔡琰悲憤詩

刺巴郡守詩

王粲七哀

庾信咏懷二十七首

杜甫北征 奉先詠懷 新安吏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2. 問題派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白居易秦中吟(議婚 重賦 傷宅 輕肥 歌舞 買花) 新樂府(新豐折臂翁 道州民 紅線毬 繚綾 賣灰翁

鹽商婦 井底引銀瓶)

後世如金和之痛定篇，初五日卽事，出於杜甫；王冕之鸚鵡謠，傷亭戶，江南婦，陌上桑，江南民，花驢兒，出於白居易。他若文天祥之亂離歌，伯顏子中之七哀詩，李夢陽之甲子初度詩，則出於杜之同谷七歌；吳偉業之永和宮詞，王闓運之圓明園詞，則出於白氏之長恨歌者也。茲更條其藝術上之價值而論列之：

1. 長篇 惟情感之變化也速，故抒情詩匙長至千字以上者。五七絕節短音長，用之抒情，尤擅勝場，蓋以其含蓄不盡，有弦外之音也。至紀事詩則孔雀東南飛凡千七百餘字，李觀贈祖秘丞凡千六百餘字，其他如杜氏白氏之作，往往有數百字以上者，以事實變化繁多，非反復曲折，不能盡情發揮也。

2. 以一節代表一時 紀事詩以批評人生爲其正鵠，人生隨時代改觀，欲將一代社會之優劣，完全表見於尺幅之間，殊非易事。詩人以最經濟的手腕，節取片斷言之，足以代表一代風氣矣。如杜甫三吏篇僅寫三事，而見當時兵力缺乏，乃徵力役；少年不足，及於老

人；男子不足；繼及女子。三百篇寫家室流離，尤極慘酷之至。

3. 質樸而沈痛 紀事詩有直述所見所聞，不加絲毫修飾，而辭語悽楚，令人不忍卒讀者。如蔡琰悲憤詩寫胡人虜婦女西行之狀曰：

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人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聚，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悽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王粲七哀詩寫母子不相顧曰：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焉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杜甫石壕吏寫老婦對吏語曰：

老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惟其質樸，故字字真切；令人讀之，如聞其聲，爲之悽絕。此其所以感人深而收效宏也。

4. 繁複而清晰 紀事詩有內容頭緒極繁，而條理清晰，絲毫不亂者。觀盧江小吏詩，雜述十數人言語，性情；如焦母之橫虐，仲卿之懦弱，蘭芝之貞毅，小姑之幼稚，女母之愚闇，女兄之粗魯，媒人之狡獪，府君之昏庸，其聲音顏色性情，無不一一畢肖。故其文雖長，而次序井然，令人不覺其冗散也。

5. 變化 紀事詩以事實爲主，若平鋪直敘，卽了無意味，故修辭上必有種種變化，方足動人觀感。例如杜甫北征云：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

已辭君還里矣，下忽云：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又流連而不忍去。下又云：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既去而又回顧，此其感情之變化一也。又敍其涂中所見云：

靡靡踰阡陌，人煙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既覺滿目淒涼，下忽云：

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則興會淋漓。此其感情之又一變也。及到家見其子女，又曰：

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下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物，救汝寒凜慄。

此其所言，何等傷慘；而中間「海圖波濤」四語，又極其綺麗。下又云：

粉黛亦解包，衾裯座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繞牀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寫小兒女情態，又至堪發噱。總之，此詩每至一地，感想一變。能於極慘痛時見興致，極高興中見悲涼。故令人讀之，不覺悲喜之交集也。

6. 問題 讀第二類紀事詩，每令人發生一種疑問。如讀廬江小吏妻詩，則有女子問題，婚姻問題，家庭問題。讀白樂天之秦中吟及新樂府，則有階級問題，資本問題，勞動問題，爲其喚起。故號之曰問題派紀事詩也。

7. 史學化 讀紀事詩，又可以見當時社會情況，政治情況，故杜甫有詩史之目。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時而作。」故其詩可名之爲史學化的詩也。

8. 散文化 紀事詩中夾有議論，又似散文。其議論多委婉曲折，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如杜北征云：

憶作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憂殷衰，中自誅褒妲。周室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其對於本朝，愈迴護，愈見責備。至新安吏云：

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則諷刺尤深，故可目之爲散文化的詩也。

(丙) 抒情

詩歌以抒情爲本旨，寫景述事，特借之以表情耳。故情卽寓於景中，傳於事內，無勞複述。茲更於前兩例外，述其表情之詞句焉。

1. 哀傷 蕭選於哀傷詩中，著嵇康、曹植、王粲、張載、潘岳、謝靈運、顏延之、謝朓、任昉九家之作。茲舉潘氏悼亡一則爲例。

荏苒冬春謝，寒暑復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黽勉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無或存，周惶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

春風緣隙來，晨霜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2. 愁怨 哀傷者，痛喪亂之已逝；愁怨者，懼禍患之方來，其情緒近似，而爲用各殊。茲舉阮籍咏懷詩一則，以例其餘。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野外，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3. 慚感 貧士失意，凍餒誰憐？一飯之恩，銜戢無旣。不覺慚感交並，見諸詠歌者，如陶潛乞食詩云：

飢來驅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舊，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4. 憤激 不平之氣，流露行間；憤激之詞，緣是以著。如陶潛責子詩曰：

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5. 壯烈 金石之聲，風雲之色，高氣蓋世，激烈逼人。魏武陳思而後，當推公幹太冲，茲舉太冲詠史一則以見例：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遊？被褐出闔閭，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6. 委婉 溫厚和平，怨而不怒。如古詩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云：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7. 希冀 所求莫遂，飢渴情殷。如古詩云：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丁) 想像 詩人想像之詞，無家蔑有。如陶淵明之桃花源，平太白之夢游天姥，其尤著者也。茲舉郭景純游仙詩爲例：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樑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穎陽，臨河思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藥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此其所表之境，所寫之人，並屬創造的想像，及聯想的想像也。若蔡琰悲憤詩言：「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杜甫北征言：「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則悲傷之極，天地爲之興哀，風雲爲之變色。此修詞學上所謂「情暈」，則又可謂爲解釋的想像焉。

三百篇修詞之研究

唐圭璋

韓子曰：「詩正而葩。」所謂正者，孔子之所謂「思無邪也」。詩之邪正，屬於思想一面，可無論已。至其所謂葩者，其謂文辭之斐然乎？吾人知雅頌之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不足以言文藝。而所謂天機活潑，真情流露，最優美最普遍之文學作品，乃多在十五國風。朱子所謂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雖然，文以抒情，無靈動運轉之法，美妙勻稱之辭，亦何以達心中千曲百折鬱抑不申之情；又何以顯微婉善諷溫柔敦厚之旨；以成人人欣賞，千古不沒之文藝哉？故修辭之學，不可不摩研也。茲一述三百篇修辭之例，以覘一斑。得十有八例，縷列如右：

(一) 疊字法 疊字，亦有人謂之聯綿字。在中國文學上，爲最足以增進文學優美之一法。詩經中用此法描寫的，有三類：

(1) 寫聲 如詩經第一句云：「關關雎鳩。」朱注云：「關關雎鳩相應之和聲。」其餘類此之例甚多，略檢之於下：

和鸞雝雝 (小雅蓼蕭)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小雅采芑)

佩玉鏘鏘 (鄭有女同車)

盧令令 (齊盧令)

伐木丁丁 (小雅伐木)

蟲飛薨薨 (齊雞鳴)

呦呦鹿鳴 (小雅鹿鳴)

翩翩其羽 (大雅卷阿)

(2) 寫動 如云：

有兔爰爰 (王風兔爰)

其魚唯唯 (齊敝笱)

交交黃鳥 (秦黃鳥)

泄泄其羽 (邶雄雉)

(3) 寫形 如云:

芄芃黍苗 (小雅都人士)

零露漙漙 (鄭野有蔓草)

彼黍離離 (王風黍離)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周南桃夭)

南山崔崔 (齊南山)

籊籊竹竿 (衛竹竿)

白石粼粼 (唐揚之水)

綠竹猗猗 (衛淇奥)

此外亦有表性的。如邶風之谷風云：『習習谷風』習習，表和舒之意也。又有表德的。如大雅之蕩云：『蕩蕩上帝』蕩蕩，表德大之意也。然此類之例，究不多也。

(二) 疊語法 此法在頌及大小雅中最多。國風中則少有此例。疊法有兩種：

(1) 正疊 如云：

簡兮簡兮 (邶簡兮)

敬之敬之 (周頌敬之)

有客有客 (周頌有客)

采芣采芣 (小雅采芣)

(2) 變疊 如云：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小雅斯干)

坻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小雅蓼莪)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儻 (大雅緜)

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頤實栗 (大雅生民)

(三)單對句法 對句使文格嚴整。在一唱三歎之國風中，此種對句，所在皆是。如云：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召南草蟲)

嘒嘒其陰，虺虺其雷。(邶終風)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大雅蒸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大雅瞻卬)

猗彼晨風，鬱彼北林。(秦晨風)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大雅思齊)

麀鹿濯濯，白鳥嚶嚶。(大雅靈臺)

(四)複對句法 複對句有兩句排對成兩排的。亦有對成三排四排的。其意義較單對複雜。其表情較單對深摯。如小雅采芣之詩云：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此敘出征之情景：去時正春和景明，而歸來已天寒歲暮。以楊柳與雨雪對比，可以見在外之辛勤，以及在外時間之長久。其餘之例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板)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小雅大東)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大雅召旻)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小雅甫田)

對成三排的如云：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女曰雞鳴）

對成四排的如云：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櫜其柅；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大雅皇矣）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小雅大東）

（五）明喻法 明喻亦有謂之直喻的。如「猶」「若」「如」「似」等字，皆為標明此法之字。如云：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碩人）

此寫玉人之體態笑貌，活現紙上，皆借明喻而顯也。又如秦風小戎之詩云：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秦風終南之詩云：

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皆畫出君子溫柔如玉，與雍容華貴之情態。其他之例，如云：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齊敝笱）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曹蜉蝣）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雅蕩）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小雅天保）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小雅斯干）

戎車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小雅采芣）

（六）隱喻法 卽因物引起而喻之。近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云：「明喻的形式是『甲如同乙』，隱喻底形式是『甲就是乙』，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類的關係；隱喻在形式上，卻是相互的關係。」觀此可以知此法與明喻法之異矣。在詩經中，此法亦較明喻法整飾，而情意亦較雋永。如邶風凱風之詩云：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以黃鳥猶能發宛轉清脆之音以娛人，以興起七子不能慰母之心。心之悲苦，自然流露。又如邶風新臺之詩云：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威施。

一種懷喪而怨尤之情，亦經比物而呈現。又如召南何彼穠矣之詩云：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觀彼桃李之穠華，可以想像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之風態矣。餘例如云：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鄘風有茨）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能宋遠，跂予望之。（衛河廣）

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齊南山）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子，可以縫裳。（魏葛屨）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漢廣）

（七）問答法 此例亦多如云：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召南采芣）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邶擊鼓）

（以「字據近人楊樹達補證作「何處」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秦終南）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秦黃鳥）

吉夢維何維熊維熊，維虺維蛇。（小雅斯干）

魚在在藻……王在在鎬。（小雅魚藻）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小雅庭燎）

（八）撇問法 撇去一層而問之。此法最傳神。如鄭風子衿之詩云：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此爲被棄之女子所發之怨聲，所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者是矣。又如鄭風褰裳之詩云：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此亦同前首之意，惟就撇問之語氣觀之，較前首尤覺怨深語刻。又如齊風南山之詩云：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此刺襄公之詩也。經一反詰語法，刺意明顯。魏風伐檀之詩：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此刺尸位素餐之人也。以定然之理借問，以逼出其不可能之事。

（九）撇答法 撇去一層而正答之。其傳神者亦與撇問法同妙。如衛風木瓜之詩云：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輕報重，而猶以為匪報，以為永好，珍重縝密之心意，宛然如見。又如邶風靜女之詩云：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撇去荑之美，而側重美人之貽，情意綵綵。又如齊風雞鳴之詩云：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此敍國君為朝政之勤也。蒼蠅之聲，以為雞鳴；月出之光，以為日光。辛勤之情，紙上寫透。又如鄭風將仲子之詩云：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兩用撇答法。豈敢愛之一撇，畏我父母一答；仲可懷也又一撇，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答。兩用此法，宛轉纏綿，靈動欲語。此法之例又如云：

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衛氓）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王大車）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衛風竹竿）

叔於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叔于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大雅抑）

（十）呼謂法 呼而謂之之法也。例舉如下：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鄭丰）

籟兮籟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鄭籟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碩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小雅黃鳥）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幽鷓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召南殷其雷）

祈父祈父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小雅祈父）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周頌臣工）

（十一）指謂法 有所指而謂之也。例如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鄭狡童）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有女同車）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鄭羔裘）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鄘君子偕老）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鄘蝮蝮）

（十二）疊句起下法 疊上一句而引起下文。此法使文沉着而意味雋永。如魏風汾沮洳之詩云：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疊美無度一句感歎之語氣加重。又如魏風園有桃之詩云：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疊其誰知之一句，愈覺零丁無告，心傷無限。其餘唱歎之例亦多如是。如云：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王風中谷有蓷）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齊風東方之日）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汝墳）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鄘相鼠）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鄭出其東門）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衛芄蘭）

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王葛藟）

此疊句起下法，在元曲選中有極佳之一段。附錄於下：

——他他他（指王昭君）傷心辭漢王，我我我攜手河梁；他部從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遠迴廊；遠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綵紗窗；綵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泣千行！

（十三）疊字起下法，疊一字而引起下文。例如下：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逝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衛氓）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陳墓門）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雅蕩）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周頌臣工）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周頌良耜)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周頌有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小雅采薇)

(十四)先歎後問法 以詠歎起，而以詰問繼之，更顯歎之深至。如邶風式微之詩云：

式微！式微！胡不歸？

哀音感人，婉約盡致。又如唐風綢繆之詩云：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此男女新婚慶幸之詞。描寫歡樂，幾於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又如王風揚之水之詩云：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寫征人遠戍，閨中思念不已之情，纏綿宛轉。

(十五)先問後歎法 例如下：

猷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秦晨風)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衛伯兮)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唐山有樞)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陳防有鵲巢)

(十六)平鋪法 句平列而鋪敘之法也。例如云：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小雅北山)

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鄘·蟋蟀）

又有隔句而平敘之句。如衛風·氓之詩云：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如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亦爲平鋪法。惟次序不整。詩云：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掇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餘例如云：

荏菽旆旆，禾稷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大雅·生民）

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周頌·執競）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鄘·桑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小雅·出車）

（十七）深進法 如召南·標有梅之詩云：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自梅實七梅實三，以至於頃筐暨之，猶不能求得庶士。於是欲不待備禮，但卽謂之而行矣。此所謂逐層深進之法也。又如小雅·庭燎之詩云：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

此寫國君勤於國事，夜寢不安。由半夜問到天明，亦同標有梅之深進也。又如云：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衛氓）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周南汝墳）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召南草蟲）

（十八）警策法 扼要之句，警策動人。例如鄘風柏舟之詩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堅貞自守，而母不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之呼聲，誰能不爲之痛心哉！又如小雅都人士之詩云：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萬民所望一句，可見都人士之丰標。又如邶風北門之詩云：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諸語，可見壓迫之甚，而發此沉痛之語。又如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大雅烝民）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大雅生民）

亦皆以一句而警動，所謂神龍掉尾之法也。

綜上十八例，於三百篇之修詞，容有未盡，然亦可以窺其凡矣。

三百篇用韻之研究

徐家齊

史記稱：『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意。』孔子亦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則詩三百篇發諸謳歌，播諸管絃，固以聲爲重者也。謂爲詩之祖固宜，謂爲韻之祖亦宜；後有作者規而詠之，豈不宜哉？是不可以不論。論其用韻之顛末，略分三部如左：

一、本音。

三百篇之韻，皆古音也；特以時地之異，文字之變，遂致與今不同。今之讀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爲姑，慶之爲羌，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字？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也。而後之學者，不知斯義，往往擅改古音，以就隋唐之韻；遇有乖刺不合者，輒委之於叶，豈不謬哉？試引名家之說，以證此論：

顧寧人音論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靈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因其以狸得聲。澆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因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瘠賄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糜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七，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十，皆當爲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

戴侗六書故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

陳季立毛詩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以毋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社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黼，則韻旅韻土矣。哀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偏，

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即唐韻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或謂三百篇爲詩詞之祖，後有作者規而詠之耳。不知魏晉之世，古音頗存，至隋唐漸盡矣。」

孔搆仲詩聲分例敘曰：「讀十五國二雅三頌而律以唐宋官韻，未有不窮者也；或從而叶之，昧其所有韻而強韻其所無韻，又甚不通者也。」

以上諸說，均爲詩非叶音之證；而陳氏復以爲古代已有流行之古音，三百篇及上古其他有韻之文，莫不遵守古音以爲押韻之標準。竊考顧寧人江慎修皆謂「古音之韻譜，即係詩經；當時押韻者莫不以此爲據。」此說與陳氏不同。至於此種韻譜從何而來，最初爲誰所定，則兩君亦未之言。近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謂此種韻譜，乃孔子刪詩時所定。誠以三百篇采自各國，音韻必無一致之理；孔子以之播諸管絃，有所不協，當即改定，以後遂成爲通用之韻譜；故有「雅頌各得其所」之說。但此亦臆說，無從考證，吾人對於韻譜之來歷，自應存疑；而詩非叶音之說，則確乎其不可拔也。

二、韻例

孔搆仲有言曰：「例之爲言也，該乎正，以達乎變；變，故不窮，正，故於窮，不可以強通。」又曰：「今之詩，主乎文，古之詩，主乎歌。歌有疾徐之節，清濁之和。或長言之，咏歎之，累數句而無以韻爲；或繁音促奏，至於句有韻，字有韻而莫厭其多。奇者不可偶，偶者不可奇，虧者不可綴，綴者不可虧，離者不可合，合者不可離；錯之則變化而無方，約之則同條而有常。」然則發凡起例，引綱明要，斯固誦詩者之所依蹈，審韻者之所稽校，抑亦屬詞者之所規效矣。獨是發例提要之書，迄無善本。顧寧人之詩本音，有韻而無例；丁以此之毛詩韻例繁而無當，率皆不足根據；而彼善於此，則孔氏之詩聲分例爲猶愈焉。是書通例十，別例十三，雜例四，舉凡三百篇之韻例，或可包括無遺；據此而改良之，不亦善乎？而無如時間之暫不我許也。姑以吾師陳對玄先生所審定條目，間參以管見，促成是部，先生其

郢政焉

甲、句首韻例。此例甚少，姑以己見，分二目言之。

子、句中有助字例。助字以·標之。

晨風：馱(韻)彼晨風(韻)○古音凡(韻)鬱(韻)彼北林。

柏舟：汎(韻)彼柏舟，在彼中河(韻)髧(韻)彼兩髧，實維我儀(韻)

丑、句中無助字例

九罭：鴻(韻)飛遵渚，公(韻)歸無所。

長發：率(韻)○古音類(韻)履不越，遂(韻)視既發。

乙、句腹韻例。

子、兩字可自爲義例。兩字自爲義者，即每兩字可爲一事者而加之以韻也。

大田：既備(韻)乃事(韻)

賓之初筵：籥舞(韻)笙鼓(韻)

丑、上下半句字法相重例

賓之初筵：有壬(韻)有林(韻)又：載號(韻)載嘷(韻)

假樂：宜民(韻)宜人(韻)

寅、一句內用兩助字例

甫田：婉(韻)兮變(韻)兮。

采菽：優(韻)哉游(韻)哉。

靈臺：經(韻)之營(韻)之。

卯、兩句對偶各句自協例

思齊：肆戎疾(韻)不殄，(與疾爲韻)○讀如飭(韻)列假(轉韻)不瑕。(與假爲韻)

蓼莪：無父(韻)何怙，(與父爲韻)無母(韻)何恃。(與母爲韻)

楚茨：我黍(韻)與與，(與黍爲韻)我稷(韻)翼翼。(與稷爲韻)

辰、兩句換韻者於半句卽入韻例

杕杜：匪載(韻)匪來，(韻)○音徠(韻)憂心孔疚。(韻)○古音記(韻)期逝(轉韻)不至，(韻)而多爲恤。(韻)○古音替

鷓鴣：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韻)恩(轉韻)斯勤(韻)斯，鸞子之閱(韻)斯。

丙、句末韻例

子、連句例

終風：終風且霾，(韻)惠然肯來。(韻)若往若來，(韻)悠悠我思。(韻)

卷耳：陟彼崔嵬，(韻)我馬虺隤。(韻)我姑酌彼金罍，(韻)維以不永懷。(韻)

有女同車：有女同行，(韻)顏如舜英。(韻)將翱將翔，(韻)佩玉將將。(韻)彼美孟姜，(韻)德音不忘。(韻)

丑、隔句韻例

正月：謂天盖高，不敢不局。(韻)謂地蓋厚，不敢不跼。(韻)維號斯言，有倫有脊。(韻)哀今之人，胡爲虺蜴。(韻)

野有死麕：野有死麕，(韻)白茅包(韻)之。有女懷春，(與麕爲韻)吉士誘(與包爲韻)之。

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寅、隔二句例。後舉二例，後例即前例之疊用者也。

常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中國。

卯、隔三句例。孔攬仲曰：『中間隔三句者，惟頌有之；在風雅則唯章首有此，中間無有也。』

鷓鴣：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

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辰、隔四句例。此例甚少，姑舉一以備此格。

烈文：烈文辟公，與下邦崇功爲韻。錫茲祉福，惠我無疆，與下皇忘爲韻。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邦，博工反。維王

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丁、換韻例。

子、二句換韻例。

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

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路。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丑、三句換韻例

十月之交：悠悠我里，(韻)亦孔之痍。(韻)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換韻)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韻)天命不徹，(換韻)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韻)

縣：迺召司空，迺召司徒。(韻)俾立室家，(韻)古音姑。其繩則直。(換韻)古音值。縮板以載。(韻)作廟翼翼。(韻)

駟：駟駒牡馬，(韻)古音武。在坰之野，(韻)古音墅。薄言駟者，(韻)古音渚。有驕有皇，(換韻)有驪有黃。(韻)以車彭

彭(韻)思無疆，(韻)思馬斯臧。(韻)

寅、四句換韻例

抑：辟爾爲德，俾臧俾嘉。(韻)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韻)不僭不賊，(換韻)鮮不爲則。(韻)

鹿鳴：呦呦鹿鳴，(韻)食野之苹。(韻)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韻)吹笙鼓簧，(換韻)承筐是將。(韻)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韻)

閟宮：天錫公純嘏，(韻)古音古。眉壽保魯，(韻)居常與許。(韻)復周公之宇。(韻)魯侯燕喜，(換韻)令妻壽母。(韻)宜大

夫庶士，(韻)邦國是有。(韻)古音洵。既多受祉，(韻)黃髮兒齒。(韻)

古稱詩經每章，以四句爲偶句之正格，三句爲奇句之正格，過此則係疊而用之，加以變化。故余於換韻之例，以四句爲限；過此則不暇具行，亦殺繁就簡之意云爾。

三、遺調。

三百篇爲詩及韻之祖，吾既已言之矣。故後世之詩，莫非由此脫化；其用韻亦莫非由此遞變；學者尋源溯流，自可得之。此遺調之所以不可不論與？獨是三百篇之韻例，有正有變，正固吾所已言，變則吾所未盡。故後之遺調，亦隨之而無窮。試分「前部所有」「前部所無」二條論之以見例，非可殫舉也。

甲、前部所有。

子、隔句韻例

前曾舉正月野有死麕鵲巢三例爲證。茲所欲論者，特若野有死麕鵲巢兩詩中之助字之字耳。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今之也。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此乃助字不入韻之常例。其遺調有：

虞書：「元首明哉」之哉字，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之乎字，國策：「松耶柏耶」之耶字，以及招魂用些字，大招用只字，悉以虛字前一字成韻，其跡蓋易見也。此外尙有以助字爲獨韻者，在三百篇若：

棫樸：芄芃棫樸，薪之類之。(韻)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韻) 之類；其遺調有：

離騷：索瓊茅以筵篲兮，命靈氛爲余占之。(韻)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韻)

史記：文侯慕義，子夏師之。(韻)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韻)

九辯：寧戚于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韻) 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韻) 岡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韻) 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彰之。(韻)

或用兩之字或用四之字，而之字上皆無韻，是蓋以句末之之字作韻也。

丑、二句換韻例

此例前已引木瓜式微采芣爲例；而

古樂府：「緜緜思遠道，憶梅下西洲。」皆其遺調也。

寅、一句內用兩助字例

此例前已引甫田采芣靈台爲證；其遺調有：

子桑琴歌：父(韻)音甫(韻)耶母(韻)音門補反(韻)耶天(轉韻)梯因反(韻)乎人(韻)乎。
卯、兩句對偶各句自協例

此例前已引思齊蓼莪楚茨為證其遺調有：

老子：知足(韻)不辱(韻)知止(轉韻)不殆(韻)

韓非子：名正(韻)物定(韻)名倚(轉韻)物徙(韻)

史記：甌窶(韻)滿篝(韻)汗邪(轉韻)滿車(韻)等而

易：潛龍(韻)勿用(韻)則其濫觴也。

乙、前部所無。

子、四韻隔協例

此殆用韻之極變。在三百篇若：

瞻印：人有土田(隔韻)女反有(韻)讀如酉(韻)之人有民人(與田為韻)女覆奪(別韻)之。此宜無罪(隔韻)女反收(與有為韻)之。彼宜有罪(與上罪為韻)女覆說(與奪為韻)之之類。而其遺調則有：

屈原遠遊：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張超諄青衣賦：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乃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

前者傳然為一韻，垠存為一韻；後者道窈首受為一韻，侶公女豎為一韻，皆極隔協之錯易者也。

丑、首尾韻例

此例首尾爲一韻，中二句爲一韻，蓋詩之變體。在三百篇，若：

車攻：決拾既飲，（韻）弓矢斯調。（宋吳棫韻補調爲同）射夫既同，（與調）助我舉柴。（韻）之類卽是；其遺調有：

宋玉風賦：被麗披離，（韻）衝孔動機，曄渙粲爛，（與機爲韻）離散轉移，（韻）

安世房中歌：安其所，（韻）樂終產。樂終產，（與上產爲韻）世繼緒，（韻）

大戴禮所記逸詩：射夫命射，（韻）射者之聲。御車之旌，（與聲爲韻）既獲卒莫，（韻）等皆規倣之最真者也。

寅、續韻例

凡後首之首，可以合前章之尾者皆此例也。其在三百篇，若：

召旻：池之竭矣，不云自頻。與上章「職兄斯引」爲韻；而

正月十二章「又有嘉穀」亦與上章「沼樂炤虐」爲韻；谷風末章「維山崔嵬」亦與次章「積懷遺」爲韻。其遺調若：

急就篇以六十三字，每有出句在上章之尾，韻句爲下章之首者。古人文字，要未可以尋行數墨之見求耳。

邇正擬著三百篇文學之研究一書。全書三篇，共分十章；用韻卽其一也。會陳澧先生所授羣經通論，以此爲試題，遂窮三日之力，先成是章。祇以於聲韻學素無研究，錯漏之譏，必所難免。特以考課在卽，無暇修正，惟有俟諸全書脫稿之一日。幸希閱者鑒諒！

作者識

伊川學說研究

楊筠如

有宋學術，至濂溪出，始略具規模，能自成系統；然其說「主靜」於太極之上，立一無極；乃縣測宇宙生生之理，由寂然不動之體，而生陰陽互感之用，其失也虛而少徵。濂溪而下，張邵最著；堯夫於學說思潮，少所發明；橫渠則更於濂溪學說外，異軍特起，而主「氣化」之說，似與濂溪正相對峙；然至謂「盈天地之間，法象而已」，其失也繁而無統。二程本出濂溪門下，又與橫渠時有所論列，故其學說頗

多受二氏之影響；然明道則超然於二氏學說之外，而主內外兩忘，故曰：「動亦定，靜亦定；」又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其學說之高明圓通，固視周張爲進步矣。然其確能融合二家之學說，以另闢一極篤實且極完密之學說者，則伊川其人焉。伊川學說大致合周張二家學說而變通之；其所謂「理」，則與濂溪「無極」之說相近也；其所謂「氣」，亦卽橫渠「氣化」之說也。然濂溪以「無極」爲一寂然不動之體，則可，而謂萬物由此而生，則非伊川之「理」，則固自存於萬物之中，而非超然於太極之上。蓋濂溪爲一唯心派學者，故以「無極」爲萬能，而「主靜」之說生焉；伊川矯其失，而更字之曰「理」，祇於動中求靜，而不主絕對底靜，此其所以長也。橫渠謂世間法象全爲氣化，則可，而謂宇宙只此一氣，則非伊川之「氣」，則謂與理並存，宇宙之間，不獨是氣。蓋橫渠近於唯物派學者，故曰「太虛」卽氣，而「氣化」之論出焉；伊川救其病，而創「理氣二元」之說，實則合一元與多元爲一，而其說無偏倚之弊，此又其所以盡善也。伊川學說之主旨，全不出此「理氣二元論」，故其人生哲學、教育哲學以及政治思想，莫不根據此點出發；而其論性，則尤直以此爲中心；由此可知其學說之大體，較之以前諸人，實細密而篤實，不可謂非集宋學之大成也。請更分而論之：

(一) 宇宙論

伊川學說，以爲宇宙之中，不獨有氣，而理亦與萬物並存，故首建「理氣二元論」。觀其言曰：

離乎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此所謂「道」卽「理」，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理者無聲無臭，一而無二；氣者有感有形，萬而非一。請備敘之如左：

(一) 理 伊川說理之處甚多，物無小大，莫不具焉。如

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於一物一事，雖皆有是理。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然一草一木，須有理，須是察。

皆言萬物莫不具有一理；然萬物雖各具有一理，而理之本則一，故曰：「萬物皆是一理。」又如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然；學者皆當理會。

觀物理以察己，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情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又曰：「天下豈有二理？」皆申明此義；然「理」究爲何物？彼以爲「理」既是「中」，合理即是合乎中道；凡物莫不有中。故曰：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

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個甚麼？只可謂之中。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厥至處。

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爲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一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知矣。

審其言，則中卽事事物物中之共同點，卽所謂「公理」是也。立於萬物之中心，而萬物莫不具之；而其體則又無聲無臭，只能默識；故合言之則爲一，細言之則極微，亦卽申荀子「道心惟微」之旨。故曰：

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唯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專要精一之也。如言道，則是一個道都了。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

安有知天道而不知人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

若說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不感。

由此可知伊川之所謂「理」「道」與「中」，皆指長存宇宙間之公理；可謂之虛，而又非虛也；虛中有物；可謂之靜，而又非靜也；動中之靜；其說可不謂精乎。

(二)氣 彼謂宇宙之中，不僅一個理字，可以道了；且理必有所傳，始能成立；於是於理之外，更發明一種原質，字之曰「氣」；其言氣之處，如

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乃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

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數日便有蟣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此理甚明。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於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

其所設之喻，徵諸今生物學者，固不免見笑；而其主世間一切皆氣所生之理，仍自有相當之價值。彼奚以明宇宙爲一大氣體耶？

彼以爲有氣始有感，所謂「感而遂通」，皆氣之用，如春秋之消長，萬物之盛衰，莫非氣感之表見。故曰：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於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只是生得來如此。至於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

天地之間，只是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遠之。」

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之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之所生，安得不夭？

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之間，只是個風以鼓動之也。

又曰：「匹夫至誠感天地，亦有此理。」皆言由氣交感而始成萬物，宇宙間事事物物，一切靡不受氣之感，氣盛而生，氣衰而死，氣善而和，氣惡而違，皆此氣之見於外者也。氣之大別有二，曰陰與陽。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然此僅就氣之性質上，而大略分別之；若就其氣稟而言，實則充塞天地，至有萬殊。故曰：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不同即是私心。

所謂私心，即是氣質之私；故伊川常以人心道心並舉，人心者氣，道心者理。又曰：「人心，私欲也。」皆指氣質言；今人心既有萬殊，則其氣稟亦有萬殊，可知。又曰：

蓋自是氣有淳漓，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

可證氣乃因時因地而有萬不同也。而伊川宇宙觀之精，則尤在下列數段。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

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是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於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

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

此即彼理氣二元同時存在之要旨，以理言，則天下豈有二理；以氣言，則事物質有萬殊，合一元多元之論，而治於一爐，既不失於虛妄，復不陷於破碎；一理以統萬物，而萬物復各具一理，二者有互助互持之必然，何其說之無病也。

(二) 人生觀

伊川之人生觀，亦與其宇宙論有極大之關係；蓋人既爲宇宙中之一物，則不能不受其支配；然苟能明瞭宇宙之原理，則人力亦有打破自然之可能。宇宙之中，既曰理氣並存；理者大公至一，而氣乃個人之私，則人之生活，亦何能軼出理氣之範圍。是以其人生觀，仍以養氣明理爲主旨。不過氣稟，由其自然感應之不同，其清濁隨人而異；清者則合乎理而同乎道，所謂大公至一是也；濁者則悖乎理而

遠乎道，所謂個人之私是也。然人欲與天地同流乎？抑甘與草木同腐乎？若欲德合天地，則莫若明理；不欲與草木同腐，則無如養氣；此其人生觀之所以注重養氣與明理也。茲更分別論之：

(一) 養氣 人之所患，莫過於私欲；私欲乃濁氣所生，故第一在絕欲，此消極方面也。濁氣既絕，清氣自生；然亦必有以培養之，使之成一種浩然之氣，而後可與天地同流；培養之法，無過於集義，此積極方面也。請分敘之：

(甲) 絕欲 伊川之學，以絕欲爲人生初步。故曰：

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

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此即現世教育家所謂省察法，以省察自己過失而改悔之；然彼之所謂絕欲，貴在絕於將萌之時。故曰：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是伊川之意，在使人無一毫欲念，所謂「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

(乙) 集義 彼以爲私念既絕，要在以義制心，則可以不動心。故曰：

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義制心者也。

然此猶有勉強之患；人在能集而廣之，則氣自蔚然而無迫切之病。故又曰：

有造道而不動者，義在由我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德盛者物不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大於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

所謂「德盛」「正其志」及「志順」云者，皆集義之謂；集義既廣，則志足以帥其氣。反之：「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志也。」又如：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養心莫大於禮義。

只有個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義。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

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凡此皆集義之說；是以養氣之法，集義最要，而亦人生之應最注意與致力者也。然絕欲之與集義，二者本無間隔，而有極密切之關係焉。觀其言曰：

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

則是欲絕而義自集，二者本是一統底事；不過從消極言，則謂之絕欲；從積極言，則謂之集義；其所致力之方向有異而已。合而言之，

則二者皆不過養氣二字，絕欲則其始事，集義則其終點也。

(二)明理 人不明理，何由知義？亦何以明其一己之天職，而知所以爲人之方？是以明理與養氣，同爲人生最重大之事務。理苟能明，則知萬物之情，而不淆於物欲，此博識之功也。理苟能明，則知一己之責任，而不失其天職，此力行之說也。博識力行，人生之達道，而亦人生最重之責任也。請備論之如左。

(甲)博識 彼以爲人欲明理，當先求識；知識既博，則理自明。故曰：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行，吾弗貴矣。

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

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爲聖人。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人只是被這個知見不通處。

皆言博識所以明理，亦卽所以爲聖人，其注重此點，不可見乎？

曰：(乙)力行 知域既博大，則治平之道，莫不了然於胸中；而人生之天職，何若責任何在？亦必知之甚深！知之甚深，則必行之甚力。故

曰：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是不知。善哉斯言！知行原有極密切之關係，知而不能行，則知奚足貴。故伊川於博識之後，而繼之以力行，其學說之篤實，有如此者！觀其言

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有命可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謂之徼倖，不可謂之命。

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保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盡也！

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責人做，更責誰何？

人皆可以爲聖人……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者也。

以上皆主力行之說；以爲人生自當盡其天職，非日日進行不可，否則天地間之一盡，奚足爲人哉？實則此皆因理明而後了然於人生之責任，而始知力行之要，仍不外乎一理。故又曰：

人只有個天理，卻不能存，更做甚人也！

是以分而言之：廣識在明理之先，而力行在明理之後；合而言之：則博識力行，本是一貫，識不博，固不足以力行，行不力，亦不能謂之博識；蓋博識所以明理，而力行亦在明理之中也。然則伊川之人生觀，以養氣明理爲主，養氣則以絕欲始，而以集義終；明理則以博識始，而以力行終；絕欲集義，近於修己；博識力行，近於對人；蓋養氣之效，卽正心誠意之本；明理之功，則修身治世之用；其說亦頗精細，較諸學庸更淺近而篤實矣，烏可以「道學」少之哉？

(三) 教育哲學

伊川之人生哲學，既如上敍，則其教育哲學之趨向，可想而知。所謂教育者，不過教之爲人之道而已；彼既云人生須養氣明理，則其教人，亦不過求其所以養氣明理之方法耳。觀其言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則養氣之方，莫若主敬；明理之道，莫若致知。明矣。請分敍之：

(一)主敬 此伊川教人涵養最要方式，學者入德之門。故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以上皆教人用敬之旨。然其方法可分爲二：一則便於初學，施用強制，卽制情絕欲之方也。一則爲有德者涵養之道，最重想像古聖人氣象，亦卽養氣集義之法也。備敘如下：

(甲)強制 彼以爲初學之人，不能卽時達於自然存敬之態度，有用強制之必要。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敬須自此入。

然心本出入無時，從何強制？彼以爲使主於一，則心有所系，不至外放。彼言其義曰：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

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

主於內，則不入，敬便心虛故也。

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學者之事也；始學者豈可不自此去。

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個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皆言敬則心有所主而邪思不入，心主於一，正是強制之法。故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執持如何？曰「敬」。

彼又設喻以明其理曰：

如明鏡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事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

其言至有理，非有得於中者，曷足以語此！

(乙)涵養 伊川講學，最重氣象；欲學一種氣象，須從涵養中下工夫，未可勉強於一時也。故曰：

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

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將來涵養到聖賢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六經之言，在涵養中默識心通。

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個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

皆是彼教人涵養之法，以玩味聖人氣象爲主；玩索久之，則氣質自變。故又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須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蓋強制在先，涵養繼之；故一面求除舊習，而一面又養成新底氣象；然新底氣象之養成，不先理會古聖人之氣象，從何著手？是以不惜再三言之。彼又舉顏孟之事以爲先例：

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此即顏孟理會聖人氣象之寫真；卓爾躍如，皆即聖人之浩然氣象。浩然氣象，本來有物，非玄虛不可捉摸者比。故曰：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個物。

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

然理會氣象，與氣象本體，仍是二事。故曰：「氣自是氣，敬自是敬。」蓋敬為養氣之法，氣須由敬而養成；氣其體也，敬其方也，是以主敬為養氣之要法，雖有強制涵養之別，不過致力之先後秩序耳。

(二)致知 伊川進學之方，以致知為前提；然用何法以致知？一則曰：「致知在格物。」又曰：「格物者，窮物之理。」此用窮理以致知也。又謂須理會義理，不可徒講文字，而要在自得於心，始為真知；此用自得以致知也。今更分而論之：

(甲)窮理 此乃伊川格物窮理之法，其書中言之甚詳。如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有覺處。

格物窮理，非是要窮盡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一事窮盡，其他可以類推。

人要明理，若只一物上明之，亦不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取其當；皆窮理也。

觀此則彼之窮理方法，務在貫通衆理，而以類相推；人固不能窮盡天下之物，亦不可僅窮一物，格物既多，則有公理可循，自不難收聞一知十之效；蓋已得其根本定理故也。故又曰：

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此其教人用功之方，尤明且切也。但格物窮理，對於一事一物，非用深思不能格，不能窮；故伊川亦時教學者以深思之道。其言曰：

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

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

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個思。

不深思，則不得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此皆教人於事事物物上，加以深思，則其理自明。然則伊川窮理之法，又可分二方面言之：一曰「旁通」，即教人多格事物，而尋其公理；一曰「深思」，就一事物窮之，尋其特性。其法亦何嘗不精細哉？

(乙)自得 彼意學者固當以窮理爲事，而所貴尤在乎自得。孟子所謂「能自得之，則資之深」是也。伊川亦申此義以教人，謂人須自得其義理神韻，而不可徒於文字形式講求。彼之言曰：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以誤人。

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

又看論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此皆彼教人以領悟義理爲主，而以言語文字爲末務；蓋言語文字，均是外形，而非真知。故又曰：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

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體而得之爲難。

大抵學者之通病，以博學多聞，爲談論之資助，於中心毫無關係；伊川知其然也，故教人以自得之法，蓋心中苟能自得，則一理可通萬事；而此理常與心性融貫，不必苦用記憶，而事理皆可明曉；知到如此田地，方謂「真知」，方謂「知之深」；若尙須記憶之力，只是「知之淺」。觀其言曰：

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安乎？

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

是「真知」與「深知」，皆由自得於心；若「覷卻」與「聞知」，心中本無此事，不過苦用記憶而已；此正所謂「知之淺」也。然則窮理與自得，又有互相補助之點；窮理而不能自得於心，則其得易失，其知甚淺；自得而不以窮理爲本，則所得何來？所知何物？是以伊川教人致知之法，以窮理始，而終以自得，其意固深遠哉？

總觀以上各節，皆伊川教人求學之方法；養氣則用主敬，而分強制涵養二步；明理則用致知，而分窮理自得二步；既有秩序可循，復不陷於空泛，教育之目的與方法，不可謂不善矣。然而此猶是教人用功之方法，而非今世所謂教授法也；彼之教授法，可徵考者較少，其能見諸書傳者，厥有數端。

(一) 注重學者個性。如伊川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又曰：「窮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此皆注重個性之明徵。蓋人之氣稟各異，故其施教，亦當視其個性如何，此自然之理也。

(二) 注意個人生活。如伊川云：「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又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可見其注意於學者之生活與環境，意在教學之時，多設種種方法，使學者日淘養於良好環境之中，而其氣質，可以化而為善，即被告學者養氣之旨；則其教授時之注意此點，不亦宜乎？

(三) 注重自動研究。前論伊川教人進學之方，最重「自得」；又常教人理會，曰：「體而得之為難，」皆使人自己用心探索；故其講授，不主張注入方式，而注重自動研究。觀其言曰：「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又嘗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俱其明徵。

(四) 注意指導方法。前所論「涵養」「進學」各種方法，皆伊川指導學者自下工夫之途徑；彼以為教人最重在啓發，告之以致力之方，曉之以向學之路。故其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可知彼之教人，亦示之以入門之方法而已。

按以上四端，係彼當時教授方法；其所以注重個性，固由於彼以個人之氣稟有別；其所以注意生活，亦根據於氣感之說，以為善氣感者則善，惡氣感者則惡，是以不得不求有良好之環境；此屬於氣一方面者也。其所以主張自動研究，則以為理之本無二，雖暫時之動作不同，而趨向之公理則一；且欲明理，非自得於心，不能深知，固有准其自動研究之必要。而其所以偏重指導，亦因天下之理，雖殊途而同歸，故只須指示其途徑，即可以至於聖人，此又屬於理一方面者也。然此仍不出於彼之「理氣二元論」，亦與彼教人用功之法，如「養氣」「明理」者，相彷彿焉；其學說之完密，固可崇敬，而況其所用之教授法，又每與新教育之宗旨相近，不尤可貴耶？

(四) 政治思想

伊川學說以人生哲學、教育哲學，最為詳盡，而對於政治思想，似稍疏略；然考其所言，偶有關於政治主張者，亦自有系統可尋。大抵仍不出於「理氣二元論」之影響，而有所謂「時變說」與「法常說」二者；時變說，係據「氣運」出發，法常說，則以「天理」為本，可得而

析言之：

(一)時變說 彼以爲氣運之盛衰，時時變動，故對於政治之設施，與夫朝廷之制度，屬於形而下之範圍者，皆主張隨時損益，不必拘守，至泥古而不通。彼之言曰：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今之人自是與古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

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狗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是以爲氣化變遷，今古不同，故一切制度，亦當順氣運而損益之；所以隨時，仍不失爲嚴毅獨立，非僅狗流俗之謂也。故又曰：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宜。

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此亦彼主變革文物器度之明證，其識見誠在君實諸人以上。他如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耳。

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必不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始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事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時不可也。

尤爲彼反對拘古不變之激烈言論，其主張變法之力可見。彼又曰：

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其意不更明切乎？

(二)法常說 伊川言「善學者取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則制度器用是也；意則古今常法是也；制度器用以氣運爲轉移；古今常法，與天理以永存，理不變，故法之理亦有常。觀其言曰：

怎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

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個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問堯舜湯武事迹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

所謂「義理」大本與「心德」同，是指法理言；雖事跡有異，而法理未嘗有二，故法理乃百世不易之常法也。彼又曰：

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爲得。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是其所以是禹湯而非孔明，要在其合義理與否而已。至如

若孔子所立之法，乃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個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則明舉孔子之大法，以爲其「法常說」之標準；然亦不過僅明其爲最合於法理者，非謂即必循其制度如此。要之其理則古今無異，而所變易者，僅其跡耳。伊川政治思想，雖無特別過人之處；而其大體，主變其制度而存其精神，亦具有極正大之眼光也。

(五)論性

伊川論性，亦大抵注重理氣之別，故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有清濁，故才有善惡；理無二致，故性無二本。觀其言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且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養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是其意以爲性指天理之性，才指氣質之性，二者同時並具；人之善不善，但視其氣質之性如何。請更分別論之：

(一)天理之性 伊川所謂性，皆指天理之性。故曰：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

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一也。

心也，性命天也，非有異也。

又曰：「稟於天謂性，」皆明心性之本，卽天理之自然；謂之「命，」謂之「心，」謂之「理，」謂之「性，」只就其施用之處不同而言；若其元理之本然狀況，則固未嘗有異也。故原其所自，寧謂之善，決不能謂之爲惡；何以明之？彼曰：

止於爲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故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言性之本然狀況，無善惡可言，故曰「無可得名」；然欲論性，則不可不強名之，故曰「且以至善目之」。實則言性爲善，不過指氣之能合乎理者而言，非謂性之本然，故曰「繼之者善」。氣不合理，與理性相違，始謂之惡，則性不可謂之惡明矣。事謂之善，決不能謂之惡，亦此意也。

(二) 氣質之性 此卽伊川常言之「才」，彼以爲言性，當別才性之不同；理性本無善惡，人之所以有善惡者，皆才氣使之然。故曰：

揚雄韓愈言性，正說着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

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皆言善惡賢愚，由於才氣之優劣，才能爲善，亦能爲惡；氣可變清，亦可變濁，要在其所用所養而已。故曰：

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也。

由此益知才氣之有清明與昏塞也。然清明與昏塞，仍只是才氣，與理性無涉；蓋清明則可以見理，而昏塞適足以迷性。理性自理，性才氣自才氣，不可混而爲一。伊川所謂「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又曰：「須是物各還物，」皆言氣既清明，則物理自見，亦足證理性與才氣之別也。

以上言性與氣之體用，本不相同；故性無善惡，而氣有清濁，似較孟子之徒言性善者，大有進步。且人因有氣質之別，則上智下愚，與性無關；堯舜盜跖，只是所養不同，是以善惡皆由氣相感召。伊川之所以教人注重涵養與薰習者，以此。觀其言曰：

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又曰：

人只是一個習而已……不曾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

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是則其言善惡，皆以習成；亦即涵泳於氣質中而受其感化之謂。夫氣充乎天地之間，至有萬殊；故吾人之氣稟，亦因個人而不同。然氣之性質可大別爲陰陽，故氣質之性，亦可大別爲善惡。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萬象森然已具」；故人之氣質，「有善則有惡」「私則萬殊」；其理正同。觀其言曰：

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是則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惡，不過有盛衰之別，其言尤爲精到。總觀伊川論性，其功在辨才性，別理氣，而不蔽於一隅，謂其能集一代之大成，良非誤也。

晦菴學說平議

黎羣鐸

(一) 引言

宋學分三期：石介孫復胡瑗代表啓明時期；周敦頤邵雍張載代表小成時期；二程朱子代表全盛時期。二程的學說已比濂溪精密。呂榮陽嘗稱二程初從濂溪游，後青出於藍。朱子生二程之後，他的學說實爲有宋一代理學之總和。所以要評論朱子的學說，不啻就是評論宋代的學說。一部廿四史，卻從何處下手？

但是無論如何複雜的學說，其中總只有幾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只要先尋得他的問題所在，然後再看他解決那些問題的方法與結

果，這學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容易判別了。本篇平議係採用這個方法。不過作者所尋着的問題，可真是朱子的问题？作者所看出

(二) 朱子的问题

朱子學說中之重要問題有下列四項：

1. 宇宙本質問題；
2. 人生與宇宙之關係問題；
3. 理氣先後問題；
4. 性之善惡問題。

關於這些問題之解答，我以為即晦菴哲學的根本所在。其他倫理學說，政治學說，都是由此推衍或發揮。本篇擬割而不論。

(A) 宇宙本質問題：宋儒對於這個問題，特別講究。頗極前人未有之奇觀。相傳：「伊川見康節指食桌問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足見宋儒談宇宙原理者，當首推濂溪。濂溪解釋宇宙的第一句話，就是「無極而太極。」爲了這句話，朱子陸子還曾打過一場很激烈的筆墨官司。其實照朱子的解釋，「無極而太極」一言，並沒有什麼毛病。照陸子的解釋，把「無極」二字，看作一個固定名詞，居於「太極」之外，好像說除了「太極」，尚有一個「無極」，就有點不似周子的學說了。但是朱子不注重在矯正陸子的誤解。卻只死爭這句話是濂溪說的。真可謂捨本求末了。因爲這句話若果合乎真理，便出於盜跖之口也不壞；若不合乎真理，就是周夫子說的，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且看朱子是如何的解釋「無極而太極」。

朱子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這幾句話解釋得非常

精粹。上天之載是什麼？就是宇宙本質。宇宙本質是超乎感官知識，不能依色臭求的，所以說無聲無臭。可是這本質雖然無聲無臭，他卻爲造化之樞紐，品彙的根柢。翻過來說，就是本質之所以能主宰萬有，正因爲他是無聲無臭，超乎感官知識的。再簡單些說，就是無極而太極了。老子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伊川所謂忘敬而無不敬，都是這樣口氣。可怪象山不懂，解作太極由無極生出，白費了許多無謂之爭。

朱子又嘗形容太極說：『無形而有理。』朱子的宇宙觀，近於唯理主義 (rationalism)，在這句話裏，也可以看得出來。何謂無形而有理呢？這可和無極而太極互相發明，而其意則更顯。就是說理可離形獨立。猶之樹一理而已，而亙古以來無數量之樹，生長榮枯，代代不息。縱使有史以前，世上沒有一棵樹，這樹的理是存在的，縱使百世以下，世界上的樹絕了種，這樹的理也是存在的。由此看去，朱子的胸裏，不免有兩棵樹：一有形，一無形。有形的樹，不過是現象；而無形的樹，才是本質。推衍至於人事，自然更逃不出這個公式。例如說忠孝是理，並不是忠臣孝子，或社會環境所造出來的。這理本來自己存在。即使世間沒有忠臣孝子，他也不會磨滅的，這種唯理論在朱子學說中，演出極大的謬誤。且到結論中再詳細的討論。

宇宙的本質，既是理。這個理是多元的，還是一元的呢？朱子說：『盈天下皆理也』又說：『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草木禽獸得着，便爲草木禽獸之心。只一片天地之心爾。』可見朱子也和程子一樣，把天地認作一個渾然的全體。不過分之便各一其性。好比一江春水，或儲爲湖；或泛爲池；從高落下來的叫瀑布；流入地下的叫暗泉。雖然有這許多分別，實際上卻只有一種水。宇宙既是這樣形成，一切現象到底有沒有安排？明道先生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固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憂字當作思慮解。程子是承認天地沒有思慮。即是沒有什麼安排。所以又說：『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心順萬物而無情。』伊川先生也說：『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這都是說宇宙並非意匠，原無計畫。任其自化而已。朱子對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就不然了。有人問朱子：『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

思慮來？」朱子答他道：「所說只說得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卻自定。」（見學案四十八卷）此種膚淺的證據，拿科學的常識來批評，自然不能成立。可是由這一點朱子自己確已相信宇宙是有意識的了。總合以上所述，朱子的宇宙觀，是：

1. 宇宙的本質即是理；
2. 理是離現象界而能存在的；
3. 宇宙非無意識。

根據右列三條，加朱子一個哲學上的名稱，可算得一位唯理主的結局論者。如此宇宙論，在全部哲學中將發生怎樣的利病待把其餘的幾個問題討論完時，就可看出了。

(B)自我與宇宙之關係問題 自我與宇宙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內與外的關係。西方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看得非常重要。可是重內的便說宇宙自我實現，除了我，還有什麼宇宙。這是偏於唯心一派的主張。重外的便說宇宙之形成，不過質與力（*matter and energy*）的作用而已。吾人的思想行爲，皆不能逃出環境的範圍和支配。這是偏於唯物一派的主張。兩者既各有所偏。比較滿人意的，還是客觀的唯心論了（*objective idealism*），客觀的唯心論也和主觀的唯心論（*subjective idealism*）一樣把宇宙看作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即是在內而不在外。可是這個自我不是一個小己，卻是一個大的自我。任便那個小自我，只要他能與大自我打成一片。那嗎，就是實現宇宙了。中國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有精密的討論的，還要首推宋儒。

宋儒除了張橫渠稍近於唯物論者。其餘多帶唯心論的色彩。但是這許多唯心論者，大半都偏於主觀。只有大程子的仁說等篇，確係發揮客觀唯心論的奧蘊。朱子是有時持說似客觀的，有時又似主觀的，所以有許多地方解釋起來，免不了矛盾和謬誤。

與朱子學說影響最大的是周濂溪（濂溪）張橫渠（橫渠）和二程（明道伊川）且先看他們說自我與宇宙的關係是怎樣？

濂溪說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橫渠說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明道說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伊川說 性卽理也。又說：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天地之理。

晦菴說 聖人與理爲一。

細玩上舉五子的學說，雖有淺深不同；然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承認小己與天地沒有什麼分別。不過周張和伊川三子說的尙嫌有痕跡。換句話講，就是說得太呆了，還不能形容自我與宇宙那種相生無間的幾微。至於大程子輕輕地說：「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這才真是活寫自我與宇宙的關係。因爲自我與宇宙本來是渾然一體。那嗎，宇宙和我，直須湮沒在同一波濤裏，融化在同一溶液裏。說我身是天地的一部，還嫌隔膜。最好是說我身是冰，天地就是水。冰與水性質上絲毫沒有分別。不過偶然凝結了，一旦融化，便歸於一。論人生與宇宙的關係，精密到此可謂發前人所無。雖大學所說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都落言詮。因爲才說「贊」字「參」字，便把天地與小我看作二事了。朱子於這一點，確實得了明道的深旨。所以他說：「聖人與理爲一。」自我與宇宙之關係，雖是如此密切。然欲達到天人合一的地步，卻不可不加一番修爲的工夫。這是諸子所公認的。不過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且先比較一下。

周子的方法——主靜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這幾句話，是濂溪泛論宇宙之形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是循環無端，生生不已之意。原說得異樣活潑。可是對於人生修爲方法，卻不是這樣主張。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時忽然捉住一個「靜」字。以前並未說「靜」爲宇宙之極。僅說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人既與天地同體，爲什麼獨主靜呢？若說小天地與大天地終有分別，然則又怎樣能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呢？

大程子的方法——識仁

明道識仁篇說：「學者須先識仁。」仁是怎樣一回事呢？他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忠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渾然與物同體，形容仁字，再好沒有了。「識」字也耐人玩味。有參入 (participate in) 和會悟 (apprehend) 的意思。須是內外如一。若內是仁而外不是仁，或外是仁而內不是仁，都不能下個「識」字。所以識仁的方法就是一種「直觀」的體認。用不着許多虛禮偽文。要曉得仁的本體原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才知程子這種方法論，真可以卓絕千古。

小程子的方法——主敬

伊川說：「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說：「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不必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是伊川的方法，一方面主張「用敬一心」使之如明鏡鑑水。一方面又主張窮理。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用敬，則心不一。心不一，則難窮理。不窮理，便無以至於命。這是伊川方法論的根本思想。

朱子的方法——

朱子的方法，可分消極和積極兩方面說。消極的就是打破濂溪的主靜方法。積極的就是建設一種比較完密的心理系統。想要依這個心理系統，以追求人生的真義。

朱子怎樣的打破濂溪的主靜說呢？看他下面這一段話說得最好。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

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物，而可謂之中哉。（中和說一、全集）

未發之中，是大學上的術語。也就是周敦頤氏之所謂靜。朱子以爲人生一息，即有一息之變遷。插足長河，一抽再入，已非故水。心理狀態，也是一樣。所以要在『靜』上去求宇宙本體。只是愈求愈不可見。還是『退求日用之間』倒可見得渾然全體。

朱子否認主靜說，除上舉的這一段中和說外，尚有許多話見於語錄裏的，也是教人莫專向靜中討生活。如有人問朱子：『存養須用靜否？』朱子答：『不必然。』又有人問：『涵養於未發之初？』朱子答：『聖人之論，正要就已發處制。』這些問答，都載在學案。可見朱子反對主靜，是很顯著的，此處比濂溪可算大有進步。但是濂溪之主靜，是否即如李延年羅豫章等專教人默坐澄心的那種主法，還是一個疑問。朱子初從羅氏學。羅氏教他靜坐。他心下就有點懷疑。所以說：『嘗試以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後來反求之於日用之間，參以伊川求敬之說，才澈悟死在靜中求，是不對的。所以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覺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全書）朱子之所以反對主靜，就是主張心要活潑潑地。不可拿靜來縛束他。這和明道一派的方法論，極相符合。

但是朱子又曾說：『向來講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致缺着平日一段涵養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中和說四）細玩這幾句話，似乎朱子又翻悔反對主靜。不當從心已發處下手，以致無深潛純一之味。但是湖南答問究竟在答張敬夫（即前引中和說一）以前，還是在後？於今無從查考。但看此語氣，卻似在後。大概朱子的思想，一到暮年，便漸趨於平適了。

再看積極方面，朱子便提出一個心來作宇宙與自我交通的樞紐。他說：

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一人之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所

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中和說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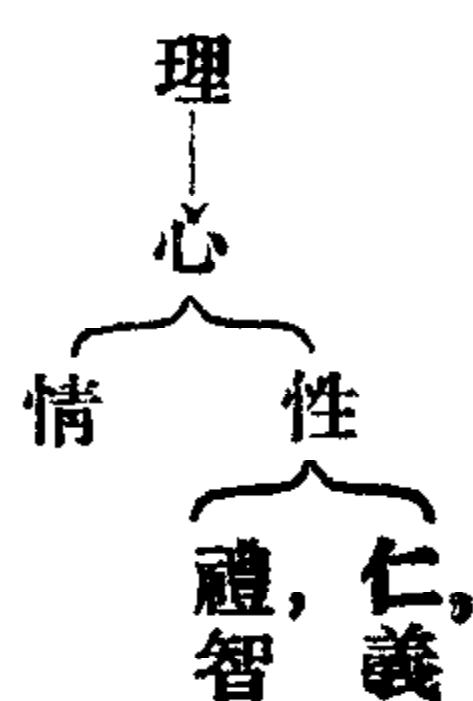
朱子此說，不但比濂溪主靜說進一層，而且把心的功用，表示得非常活潑。又能不落神祕的窠臼。所謂靜中之動，動中之靜，感而未嘗不寂，寂而未嘗不感，就是把心看作一堆「經驗」。動靜無分，寂感常一。程子所說的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心之爲物，捲之爲一，散之則充塞宇宙。物外無心，心外也無物。宋人好靜坐。李延平羅豫章皆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朱子覺得這種方法，反爲多事。所以他說：

心者人之所以主乎心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觀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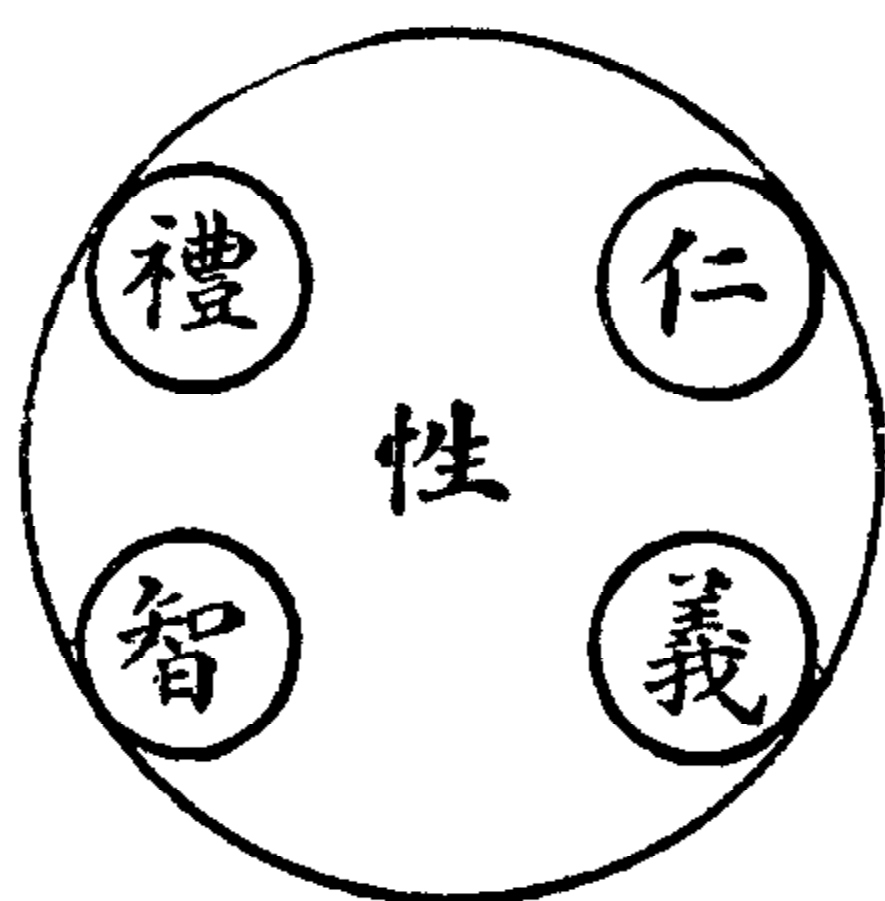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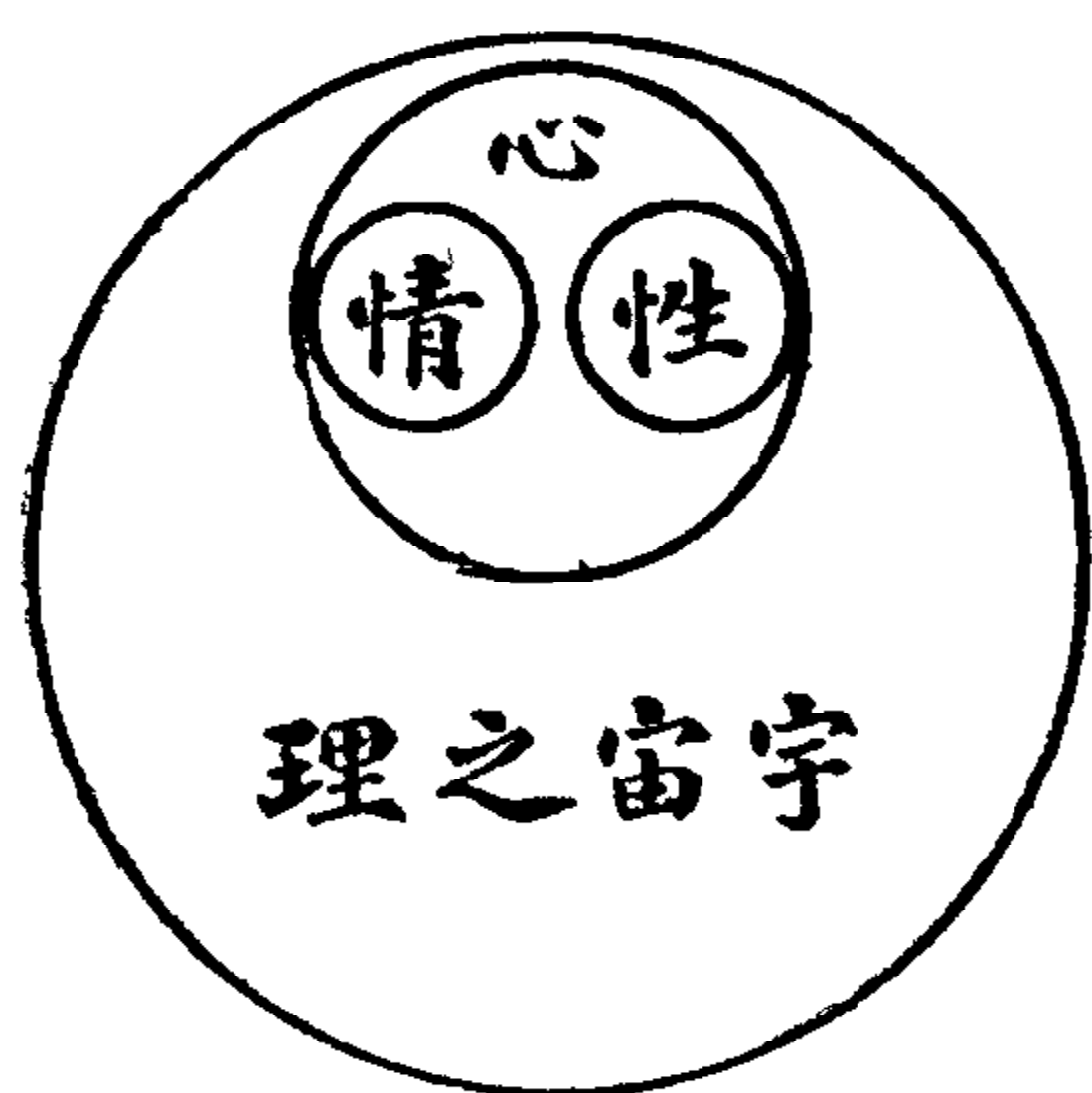
此卽說心是一個絕對的本體。以心觀物，是可以的。以心觀心，就不可能。我不能思我（I can not think "I"）因爲這個「我」（"I"）總站在主位上。纔一念我，這個我已經不是主格（subjective case）的我（I）而是賓格（objective case）的我（me）了。再打個粗淺的比喻。我們的眼睛，總只可以看他以外的東西。要他反看他自己，那是永遠不能的。

朱子既認心是本體，所以對於伊川所說的「心卽理也」和橫渠所說的「心統性情」都稱歎以爲得未曾有。又伊川嘗說：「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就說：「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分明是拿橫渠心統性情的話，來做伊川心有體用的註腳。周張兩家論心的學說，不期然就被朱子合併起來了。朱子還參入孟子所說的四端。他說：「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

據以上朱子所論的心與宇宙之關係，列個簡表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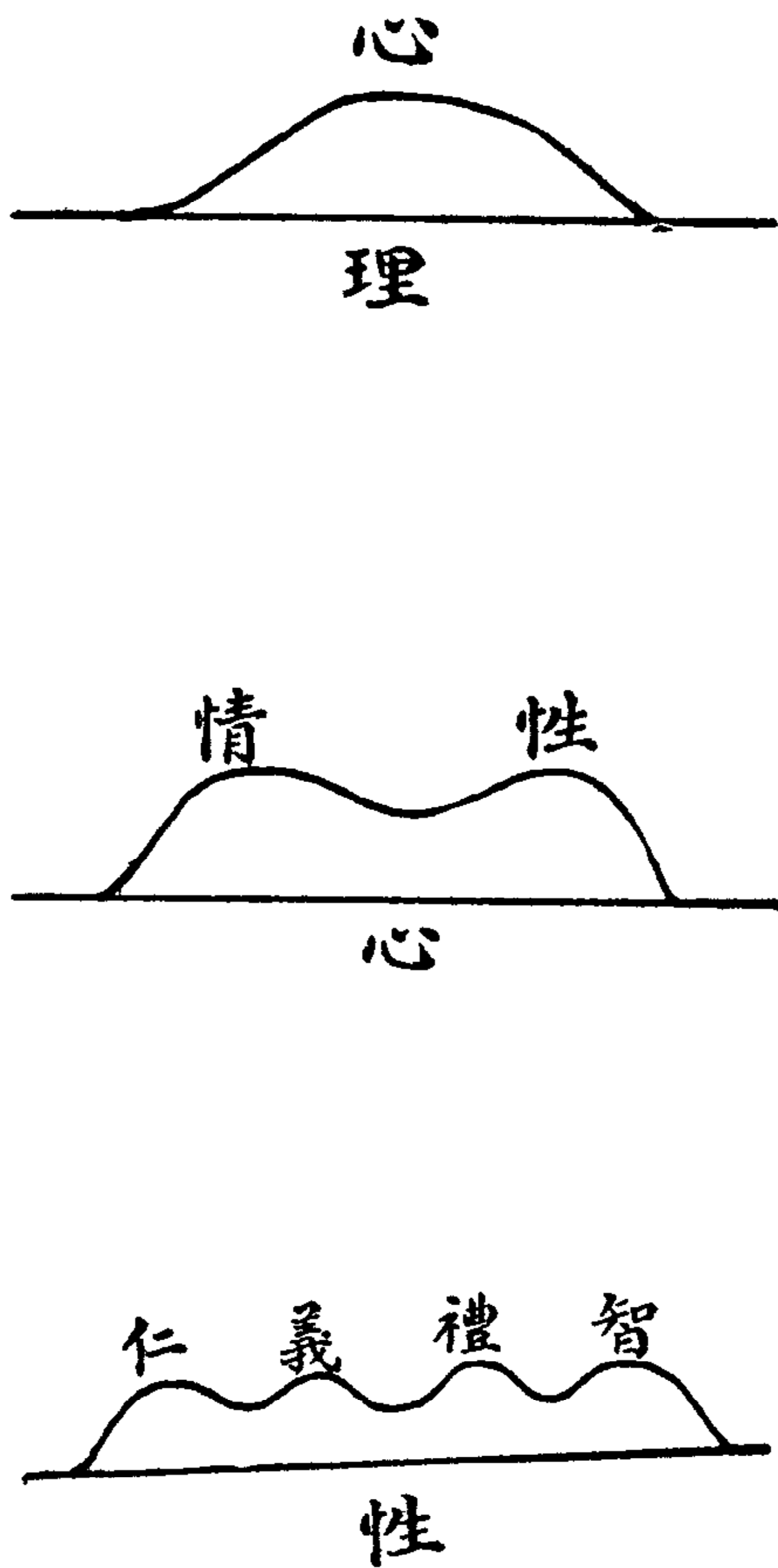


性與仁義禮智，朱子以為並非兩事；並非性是一個盒子，內面排着四塊東西，叫作仁義禮智。你整個看去嗎，那四塊東西就是那個盒子：你分開來看嗎，那盒子就是那四塊東西。因為這四端沒有發動的時候，不過是一種渾渾的可能。及至發動，才分別出來。所以說：「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總之朱子所謂理，心，性，情，仁，義，禮，智等等，名目雖多，實際如體之有各面。只是分不開來。試以圖反證一下，必更明瞭。



右圖表示理是一個大圈，心是其中的一部，性與情又各占心之一部。仁義禮智又是同樣的呆排在性裏。若照這種圖解，把理心等看作一個空器，便與朱子的學說大相逕庭了。

朱子說理與心的關係，是『天地以此心普萬物；』心與性情的關係，是『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性與四端的關係，是『性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理與心，并不是兩件事。心與性，性與四端，也不是兩件事。再從正面拿流與波來作個具體的比喻。



如右圖理是流，心就是波；心是流，情與性就是波。性是流，仁義禮智就是波。合起來只是一流。毫髮無間。細玩朱子的學說，確實有這樣主張。所以有人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如何貫通爲一？』朱子答：『不須貫通，本來貫通。』（學案）問如何本來貫通？朱子答：『理無心則無着處。』（學案）這是說理本具，借心而後顯。猶之仁本具於心，卻要待見孺子入井時才感應起來。雞卵有毛，不孵化，就不可見，也是這個道理。

朱子的宇宙觀，推論到這裏，真可算得條理密察了。有許多學者，都說朱子的學說完全繼緒伊川。由上所述的看來，這還不足以賅朱

子的學說。朱子的學說，實合伊川的方法論，與明道的本體論而一之。沒有明道的本體論，朱子的學說不得圓融；沒有伊川的方法論，朱子的學說不得密察。朱子學說之所以能標宋學的異采，也就在這一點。

(C)理氣問題 理氣論在宋儒的學說中，素占一重要部分。而伊川和晦菴尤其分得詳密。所以朱子的學說，有時又似一種二元論，大家也都承認朱子是個二元論者。若果如是，豈不與上述的宇宙論相矛盾？但我們先要問朱子講理氣，是否將理氣看作兩件事？因為凡是二元論者，他必認定宇宙有兩個基礎。——無論是說二種原質，或二種元動力，或一物質本質一精神本質。——否則不能稱為二元論者。所以要斷定朱子是主張理氣二元的不是？全要看他對於理氣怎樣說法。卻不能因為他常談理氣，就把他看作個二元論者。這個根本的界限，是我們首先應當分別的。

自然朱子的門人曾經討論過理氣先後問題。若是朱門認理氣只是一事，那嗎不會問什麼先後。從這方面觀察，似乎可以證明朱子的學說，多少帶了一點二元的色彩。可是我們試看朱子答門人問，他實在說理氣是不可分的。舉例於左：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學案）

無先後之可言，明明是說分不出先後。怎麼說推上去卻如理在先氣在後呢？這就是太極圖的道理。太極是宇宙的本體，陰陽五行是現象。太極也，陰陽五行也，用固有別，合之則一。所以後來明道論理氣，即不分內外，他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伊川說：『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理也。』有人說伊川這幾句話，確把理氣分作二事。後來朱子承伊川之說，不覺就有二元之嫌。其實伊川這幾句話也不見得就把理氣分開了。何以故呢？他說離了陰陽便無道，即說離了氣，便無從驗理之存在。然氣是理之現象，不能說氣就是理。猶如面契於體，不能說面就是體。波生於水，不能說波就是水。所以他說氣是形而下，也不過是說明體用罷了。有人問朱子說：『理在氣中發現處如何？』曰：『如陰陽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語錄）此說理與氣的關係，並非兩兩對立，非常明白。朱子尚有許多說法，似乎二元而實非的。可作理氣在他學說中非二元

的證明。現舉幾例於左。

陰與陽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答楊元範書）

人心與道心 有道理的人心便是道心。（語錄）

人欲與天理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個天理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學案）

總之朱子常舉二名，卻是說來說去終歸一事。於是我們要問既是一事，又何必分作兩事講呢？原來宇宙有許多問題，單從一面觀，是不能得到完滿的答的。拿善惡來作個例罷。既然說盈天下皆理也。使這個理是善的，天地間就應當沒有惡。然而事實上又常爲善惡并存。那嗎即是天地間有兩個理。不顯見有矛盾嗎？所以我們一提到這個問題，馬上就感覺一元論有困難。同時我們也看出宋儒的理氣說，是爲要避免這種困難而生的。現在再看朱子對於性之善惡問題是怎樣的解釋，然後這理氣說的價值，將更加明瞭。

(D) 性之善惡問題 朱子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特見：

1. 反對氣質與本原的區別——因理是唯一無二的，性即理。所以反對性分本原之性，與氣質之性。他說：『或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原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蓋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這裏要注意的一點，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這一句話。好像把理和氣分開來看。其實不然，上節已研究過。朱子說理與氣之關係，猶一體之二面。所以他說：『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着氣質了』即說理本是性，理之流行就是氣質，由此可知朱子主張理氣，正爲其認宇宙只有一個理，而存於人者有善惡高下之不齊。於是不能不以氣質來解釋。但這氣質並不是性外的東西。明道說：『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但不是性內原有此二物相對而生』也是這個意思。

2. 善惡是相對的——明道說：『性即理也，天下之性，原其所自，未有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這是認本體原善。惡是相對而生的。而本體之所以善，只是因爲

後來惡生了，才比較出來的。若永遠沒有惡來比較，這善就永遠不會被知。所以老子說：『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就是這個意思。朱子的見解，也從這一點出發，可是更透入一層。他說：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全書）

我最喜歡讀朱子這段文章，我也敢說朱子的論據，以這幾句話爲最精深。內中所含的要義，可析爲三：

(A) 善惡是相對的——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與大程子所言頗同）

(B) 性超乎相對界——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動靜真偽善惡也

(C) 超脫相對界而後可見性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

自然朱子這種哲學，必定受了佛教的影響。卻是已經過鎔煉的工夫，拿來解釋性之所以有善惡，簡直就證明善惡無關於性。或說性善；或說性惡；或說性是善惡混的，在朱子看起來，他們都立白費力。和「驢背尋驢」「隔靴搔癢」一樣可笑。所以就大膽的把這個自孔子發端，至孟荀而大張的，性之善惡問題，根本打消了。

(三) 結論

朱子的宇宙論第一主張宇宙有一絕對本體，即是理。第二主張理是超乎現象界而存在的。第三主張宇宙是有意識的活動。這三種主張，無論站在唯理主義的旗幟下，或是客觀唯心派的旗幟下，都可以成立。再看朱子的方法論，他不主張單從寂靜處求。要從活動處探討。要以吾人本有的生生之理與宇宙生生之理相滲透，起共鳴，合成一個大我。可說本體論是集周張邵程諸子之精。方法論更兼明道伊川之長。至於理氣二元，並不是朱子的主張。而拿理氣體用來解釋性之所以有善惡，尤可算一種精到而強有力的論據。但是朱子有一大謬誤，不在他的本體論上，也不在他的方法論上。卻是因爲他後來把本體太說支離了，才發生出來的。換句話說，就是俗所謂認賊作子。何以見得呢？朱子也如二程一樣，講究格物窮理。二程所謂格物窮理是怎樣？明道說：『窮理而至於物。』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久則自然貫通。』是二程子只說要格物窮理，並未畫出範圍來教人在這一定範圍內去格什麼物，

窮什麼理。或者說什麼應當格，什麼不應當格。什麼應當窮，什麼不應當窮。朱子就不然了。他所謂的物和理，就有範圍了。我們應格的物是什麼呢？由朱子書中看出他的主張，約分三項。

(1) 講明義理；

(2) 判別是非；

(3) 應接事物。

所要格的物，既不外這三項。格又從何下手呢？朱子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精蘊悉載於聖賢書中。』這兩句話，真是朱子自己的供狀。完全揭出他的結癥之所在。因為朱子哲學的大前提並不錯。（認宇宙有個絕對的本體）所用的方法也不錯。（格物窮理）所可惜的是說來說去，不覺把義理看作宇宙的本體了。不知聖賢書上所載的義理，不過是些人事法則，由相對比較而成。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何能拿來當宇宙的真理！今以這樣完好的方法去求那種冒假牌的真理，不是認賊作子嗎？爲了這一點誤會，所以朱子的學說愈是精密，愈足爲思想之束縛。因爲理法之崇信既嚴，自由的討探必日少，而真理的實現必日難。推到極處，法則就籠罩人類全生命了。再有一點，足爲朱子可惜。即是朱子最初並不專講義理。比如他登高山的時候，看見遠山的起伏，就悟到從前的山谷必是海洋。故成波浪之形。後來他在山上找出螺蛤的遺壳，他於是更證明了他的推想。這種推想，不是很有科學價值的嗎？他又常說：『歷律，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像這樣格物，是何等精神。可是後來朱子的態度，忽然改變了。他說：『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個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義理，無安着處。』爲什麼要主一？原來是怕所講的義理，無安着處。可知朱子的學說，完全失敗於後來專講義理。不惜爲義理犧牲一切。把經傳看作絕對真理的兌現鈔票。而禁學者旁務其他。以爲守着經傳，什麼都可不問了。中國的思想界——尤其是科學——到元明兩代所以更不發展。甚至客帝專制，也無人敢發生反抗。朱子的學說，總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呵。

專 箸

讀老子札記 據清武英殿聚珍本

鹽城陶鴻慶

十三章，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

愚按寵爲下，自來讀者，皆以三字爲句。玩王注云：「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此寵字之誤）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是弼讀寵字爲句，爲下二字屬下讀之，下讀如「下知有之」之下，謂下民也。使爲下者之於榮辱，皆忘情得失，則不足以亂天下；卽「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之義。陳李二本，作「寵爲上，辱爲下」，夫既寵辱相等矣，何上下之有乎？畢氏道德經考異已斥其謬，俞氏平議從之非也。

二十章，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愚按傅奕本，我獨下有欲字。據王注云：「人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是王所見本，亦有欲字，而傳寫奪之。老子狀道之要妙，多爲支離恂怳之辭；曰或曰若曰如曰似曰將曰欲，皆此旨也。道不異人，人自異道，當以有欲字爲勝。

二十四章，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愚按王注云：「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俞氏據此謂王所見經文，在道作於道，此說非也。注中唯卽在字之誤；「而論之」三字，當在下文本雖美之下；本云「其在於道，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說詳王注勘誤，俞氏據誤注以改不誤之經文，疏矣。

三十五章，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愚按傅奕本，出口作出言，乎作兮。據王注云：「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而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注亦云，「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

無味也。」似其所見本與傳同也。豈言字闕壞爲口歟？

三十八章，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愚按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當從韓非子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俞氏已訂正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字亦當作不，與上句反正互明。他書雖無可印證，然可以注義推之。注云：「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以亦當作不）也。」此正釋經文有不爲之義。注又云：「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然則經云下德，即包上仁，上義，上禮言之。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三句義各有當，若此句作有以爲，則與上義句無所區別，而與上仁上禮諸句，不相融貫矣。注末又云：「名則有所分，行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此皆申言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其無不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其有不爲也。疑王氏所見本，正作有不爲；今作有以爲者，涉上義句而誤，注又沿經文之誤也。

六十章，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愚按非其二字，蓋涉上文「非其鬼不神」而誤衍也。王注云：「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是其所見經文，本作「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下文注所謂神聖合道是也。下文注又云：「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尤神聖對舉之明證。韓非子解老篇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引此並無神不傷人句，亦以經文疊句，無關要旨，故省略之耳。如今本，則其義不可曉矣。

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與。

愚按王注云：「不與爭也。不與爭而但云不與，不辭甚矣，與即爭也。」墨子非儒下篇云：「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與下文若

「兩暴交爭」云云，文義相對，是相與卽相爭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古者相當相敵，皆謂之與，疏證最詳；當與敵，並與爭義近，疑注文本作「與，爭也。」後人不達其義，臆增不字耳。

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愚按此節末句，傅奕本作「以其無以易之也。」據王注云：「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是其所見本，亦有以字，故順文解之。

七十八章，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愚按七十章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三章云：「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此云莫不知，與前章之旨違戾；而淮南道應訓引與此同，此知字當訓爲見，言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見也。

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愚按俞氏據河上公注，知經文兩言字，皆當作者，與下文一律，是也。今案王注云：「實在質，本在樸也。」但釋信與不美之義，而不及言，似其所見本，亦作者也。

王弼注勘誤

一章注，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元之又元也。

愚按萬物二字當疊；所以下，奪然字。其文云：「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二十一章注云：「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與此同。

又注，元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元，而言謂之元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元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元之又元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愚按自不可得而名以下，謬誤幾不可讀。今以義攷之，元文當云：「不可得而名，故不言同名曰元，而言同謂之元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不可得而謂之然，則不可定乎一元而已，故曰元之又元也。則是名則失之遠矣。衆妙皆從元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注意謂經文不言同名曰元，而言同謂之元者，若不可得而謂之者然。猶言無以稱之，強以此稱之而已。既無稱而強以此稱，則不可定乎一元。元且不可定，況可以始與母者名之乎？故曰名則失之遠矣。從同當爲從元，涉上文而誤。

三章注，尙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

愚按自唯能是任以下十二句，句皆四字，能相射三字上，當有脫文。陸氏釋文以「爲而常校能相射」七字連文，是其誤已久；或能上仍是校字，以重文而誤奪歟？相射猶言相勝，文子上德篇「兇兇者獲，提提者射。」列子楊朱篇「樓上博者射。」釋文「食亦反。」張注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史記孫吳列傳「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射亦當讀食亦反，謂以重注賭勝也。索隱解爲好射非是。

又注，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

愚按懷食讀如「士而懷居」之懷，言以穡食爲急也。懷智則爲不辭，且與老子絕聖棄智之旨違戾。十章注云：「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疑此注本作心棄智，下文「心虛則志弱，」正申言棄智之義。虛有智則沿懷智之誤而誤者，疑本作虛無欲。經下文云：「使民無知無欲，」注義本之，故云虛無欲而實無知也。虛無欲，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實無知，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是也。五章注，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

愚按備當爲被字之誤，被覆也。

又注，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

愚按惡爲慧字之誤，慧與惠同，上文云：「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是其證。不濟上當奪不慧二字；不慧不濟，不言不理，卽承上二句

而言。

六章注，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

愚按谷以之成，當作物以之成；下文云，「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即承此言。今誤作谷，則不成義。又注，處卑而不可名，故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門，元牝之所由也。

愚按上文釋「谷神不死」，下文釋「是爲天地之根」以下三句，則此當爲「是謂元牝，元牝之門」二句作注。元文當云：「處卑守靜，不可得而名，故謂之元牝。門，元牝之所由也。」處卑守靜，承上文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而言，今奪守靜字，則文義不備。不可得而名，見一章注，此注而字誤奪在上耳。天地之根以下十二字，分見下文，則此爲複衍無疑。列子天瑞篇張注引此文，處卑句誤同，惟故謂之元牝不誤。

十章注，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

愚按上能字當衍；疵之其神，當作疵其神。介讀爲界限也；疵，類也；謂不以物限其明，類其神也。又注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

愚按國治之當作國自治。

十一章注，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

愚按實爲寡字之誤，此釋三十共一之義。

十三章注，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愚按驚辱，亦當作寵辱。

又注，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愚按下句注云：「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此注當云：「無物可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十七章「悠兮其貴言」注云：「無物可以易其言，」釋貴字與此同，是其證也。託當爲寄，與下注互易。

十五章注，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

愚按德趣當爲意趣。十七章注云：「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與此同。

十六章注，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

愚按物之極篤四字，蓋涉下文「是物之極篤也」（吾以觀復注）而誤衍。元文當云：「致虛守靜，物之真正也。」真正，卽釋極篤之義。

又注，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愚按釋文出注「則物離乎分」五字云：「扶問反，」而不爲上句分字作音，則上句分爲誤字無疑。以義求之，疑當作知；其文云：「失此以往，邪入乎知，則物離於分，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也。」末首兩則字皆誤衍。

又注，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

愚按極虛無上奪窮字，下文云：「窮極虛無，得道之常。」承此言。

十七章注，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悔之也。

愚按不能法以正齊民，疑本作不能以法齊民；法字古文作金，遂誤爲正，後人輒增法字以足義耳。

十八章注，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愚按之道上奪相忘二字，下奪失字。其文云：「魚相忘於江湖，相忘之道失，則相濡之德生也。」魚相忘於江湖，語出莊子，而莊子天運篇郭注云：「失於江湖，乃思濡沫。」義與此同。

二十章注，分別，別析也。

愚按此章經文以有爲無爲對舉成義，上文注兩言無所別析；疑此注分別，即有所二字之誤。又注，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愚按人下不當有者字，即皆字之誤而衍者；或當在食母下。

二十二章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

愚按此當云：「不自見，則其明全也。」與下三節之注一律，皆依經文爲說。

二十三章注，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愚按得，少也，義不可通。德得二字，古雖通用，而經文自作德；此注當云：「德，得也；少則得，故曰德也。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也。」「少則得，多則惑，」本上章經文。

又注，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愚按此當云：「失，累也；多則累，故曰失也。行累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累讀如莊子「有人者累」之累。又注，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愚按隨行其所，當作隨其所行，承上文行得行累而言；故字疑衍。

二十四章注，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羨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耽賢者也。

愚按唯當爲在字之誤；而論之三字，當在下文本雖美之下。本雖美而論之，與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文義一律；論謂言說，論與自伐，皆承經文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而言也。本雖美而論之二句，釋經文餘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二句，釋經文贅行。

二十五章注，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

愚按之匹二字誤倒。

又注，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

愚按而免殆，當作而不危殆；永樂大典本免正作危，而奪去不字；後人輒改危爲免，非注意也。

又注，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爲之名曰大。

愚按大有繫，大當爲夫。

又注，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

愚按「不守一大體而已」大字當在不守上，乃疊經文。

又注，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

愚按周下奪行字，周行見上節注。

又注，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四，故曰王亦大也。

愚按亦復爲大與三四，當作亦復與三大爲匹。職，主也，匹，偶也，相對成義。

又注，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得而名曰域也。

愚按「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是道二字誤倒，曰域也上奪故字。

又注，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

愚按乃得其性下，當有法自然也四字，與上文法地也，法天也，法道也一律。因下有複句，而誤奪之。

又注，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愚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上句之首，奪王字；下句一主二字當互易。其文云：「王所以爲主，其主之者一也。」上節注云：「天地

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此承人故象焉而言，故曰王所以爲主。四十二章注云：「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冲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案得一者三字當在王侯下，說見下。）以爲主一，何可舍云云。」故曰其主之者一也。

二十七章注，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愚按始當爲施，「不造不施」見下節注。

又注，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愚按上施字當作齊，下節注云：「善人以善齊不善，」即承此。

又注，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

愚按以善棄不善，上奪不字，經所謂無棄人也。

又注，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愚按物於二字誤倒，不因於物四字爲句。

二十八章注，雄，先之屬也，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

愚按知爲天下以下十字，文有脫誤，必蓋心字之誤，意蓋謂「知爲天下之先，心居天下之後。」

二十九章注，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

愚按至當爲性字之誤，上節注云：「萬物以自然爲性。」

三十章注，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

愚按始字無義，疑當作強，承上不以兵強天下而言，以右偏相似而誤。

愚按不爲本字之誤；師字當在用字下。其文云：「吾本以道爲尙，不得已而用師，何矜驕之有也。」又注，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

愚按果濟難，果字涉經文而衍；當復用，當字涉下文而衍；復爲後字之誤。其文云：「言用兵雖趣功濟難，然時故不得已後用者，」時與是，故與固，皆通用。

又注，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愚按必不道，必字當在早已上。

三十二章注，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愚按川谷之求江與海，求字不當有，本作川谷之與江海，因與字誤倒在下，後人妄增求字以足句耳。而自歸者下，當有也字，世卽也字之誤，隸書世也二字極相似。

三十五章注，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愚按不涼上，奪不炎二字，此承上天象之母，故隱括四時言之；四十一章注云：「不溫則炎，不涼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三十六章注，足其張，令之足而欲求其張，則衆所歛也。與之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愚按足其張，乃釋經固張之義；疑此句之上當疊經文固張二字。而改二字亦有誤，未詳所當作。

三十七章注，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

愚按古逸叢書本，注文無之字；然此注之文，實有錯亂。元文當云：「無不爲，萬物由之以始以成也。乃先疊文，而後釋其義；由之蒙上文無爲而言，萬物之始成，由於無無，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句中之字非衍，但誤倒耳。古逸本刪之字，文雖較順，而實非其旨。一章及二十一章注皆云：「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明治爲始字之誤。

三十八章注，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明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

愚按之量上不當有下字，言至於上仁之無以爲，已極下德之量也。

又注，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云云。

愚按棄本捨母而適其子，當作「棄本而適其末，捨母而用其子。」見下文。

又注，故上德爲之而莫之應。

愚按德當爲禮，古逸叢書本不誤。

又注，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

愚按雖貴以無爲用，當作雖貴無以爲。十一章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又注，故名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

愚按古逸叢書本無名字是也。

四十一章注，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愚按故渝，當作故若渝，乃舉經文。

又注，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愚按上成字衍文，當云：「大器天下。」大器乃疊經文。全蓋分字之誤，不持分別，即無所別析也。

又注，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

愚按不可得聞之音也句上，當有大音二字。

又注，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愚按不炎則寒，當作不涼則寒，此隱括四時之序言之，可與三十五章大象注互證。四十二章注，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

愚按一可謂無，謂無乃無言二字之誤；「由無乃一，一可無言，已謂之一，豈得無言？」語氣自爲呼應。莊子齊物論云：「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皆此注所本。

又注，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

愚按得一者三字，當在王侯下，三十九章經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又注，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愚按中奪益之而損四字，二句乃疊經文。

又注，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

愚按我之下，奪教字；人字又誤脫在下。當云：「我之教人，非強使從之也。」

又注，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云云。

愚按則必如我之教人，則當爲非；作則者涉上文而誤也。此章經旨言人與我之教人，趣舍不同，而歸宿則一；人相教爲強梁，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此其異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爲教，則強梁者適可以爲教父，此其同也。卽經所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也。今本以隻字之譌，使經注全文，俱不明瞭，不可不正。

四十五章注，大盈沖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愚按冲，虛也，與足義相反；冲足二字，不得連文，疑當爲常，足乃釋大盈之義。下章經云：「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九章注，夫以其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云云。

愚按物亦競以其明應之，應當爲避；以不信察物，察當爲求。下文云：「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承此言。

又注，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

愚按兩在字，皆任字之誤；二句本出淮南詮言訓。今本淮南兩任字已譌爲在，說見王念孫讀書雜誌。此注及列子楊朱篇張注，皆沿其誤。

五十章注，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

愚按無以生爲生，下生字，不當有。七十五章經云：「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五十一章注，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

愚按於道言由，於物不當言由，本作何因而形物也。下文云：「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承此言。

又注，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愚按失尊二字誤倒，故曰二字亦有誤。元文當云：「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經下文云：「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注依以爲說。

五十五章注，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

愚按毒蟲之物，疑當作毒螫人之物，無犯之人，人字衍，卽上句人字誤奪在下者。

五十七章注，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云云。

愚按王讀正爲政，故與道對文，奇正起當作奇兵起，奇讀爲奇，奇之奇。七十四章經「而爲奇者」注：「詭異亂羣，謂之奇」是也。下節

注云：「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即此義。

又注，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

愚按昏多爲昏弱之誤，上節「國家滋昏」注云：「民強則國家弱。」

五十八章注，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

愚按無形以下十字，疑本作「無可形名，無可正舉。」下節注云：「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承此言。

又注，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愚按舍去其邪，依下二節注，當作令去其邪。

又注，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剝傷於物也。

愚按當云：「以清廉導民，令去其污。」上節注云：「以方導物，令去其邪。」下節注云：「以直導物，令去其僻。」故知此亦爲導也，令去其邪四字，涉上節注文而複。

六十一章注，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愚按各得其所下，當有欲字，下節經注皆云：「各得所欲。」

六十二章注，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愚按放爲於字之誤，下又奪罪字。其文云：「不善當保道以免於罪。」保道承上節經文「不善人之所保」而言，免於罪依下節經文「有罪以免」爲說也。

六十四章注，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

愚按喻蓋躡字之誤，躡於不學，謂學而後知能者。

六十五章注，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

愚按多見當爲多智，下節注云：「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又注，智能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云云。

愚按注文多譌，下文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又云：「思惟密巧，奸僞益滋。」疑元文本云：「智猶巧也，以智巧治國，乃所以賊之，故謂之賊也。」

又注，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

愚按防隨二字，當倒乙，承上文「復以巧術防民之僞」而言。

六十七章注，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

愚按立成無義，立疑善之壞字；四十一章注云：「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是其證也。器字當在爲天下利下。六十九章注，彼遂不止。

愚按彼字，疑當爲進，進遂不止，釋經文「不敢進寸而退尺」之義。

又注，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

愚按此當云：「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兵取強於天下，不得已也；無敵而卒至於輕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傳寫錯誤，遂不可通。

七十章注，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愚按「宗亦主也」注，釋宗君二字，義無區別，疑元文當云：「宗，萬物之主也；君，萬事之主也。」

又注，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愚按我亦無匹，亦當爲益字之誤；知我益希，我益無匹，二句語氣相承。

七十二章注，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愚按物蓋將字之誤，草書似之；狎厭居生，當作狎居厭生。本章經云：「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七十三章注，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耶？其唯聖人。

愚按此多衍文，列子力命篇引此經文，張注引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可據以訂正。

又注，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

愚按召爲兆字之誤，六十四章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七十五章注，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愚按皆由上不由其下也，其字誤奪在下，當云「皆由其上，不由下也。」其上二字，乃舉經文。

七十七章注，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

愚按唯能乃誰能之誤，其道乃有道之誤，順經文解之。

玉梅花盃論篆

臨川李瑞清遺著

書學先貴立品，右軍人品高，故書入神品，決非胸懷卑污而書能佳，此可斷言者。

學書尤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故自古來學問家，雖不善書，而其書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爲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貴矣。

中國書學，近來分帖學碑學兩大派，阮芸臺相國元以禪學南北宗分之，帖學爲南派，碑學爲北派。何謂帖學？簡札之類是也。何謂碑學？

摩崖碑銘是也。自宋以來，帖學大行，而碑學微，故宋四家，只蔡君謨能作碑。

蔡本學魯公，（只學顏陰柔一種）而不能變化，故書碑尚不出範圍。至東坡之雄偉，書碑則嫌欠莊重，不免縱橫習氣。

坡翁書碑學魯公，東方畫像贊，惜稍縱橫耳。

米南宮爲有宋大家，而以行草書碑，此則碑學之野狐禪也。

因見懷仁集右軍聖教序，聖教本集右軍簡札而成，非正宗也。

山谷全是縱橫習氣，本不能書碑也。至元只趙子昂一人能書碑者。

趙碑學北海簡札學右軍，其界限極嚴，不相混合。

以後則碑學絕矣，故可斷言子昂後，中國無碑也。

董文敏書學，全是帖學，故書碑便見輕弱，無骨幹，以於碑學，少工力故也。吾

清書家，無不學董者，故簡札妍雅，而一書碑，便見搔首弄姿之態，此大可歎也。

碑學之中興，自阮芸臺始。（阮有南碑北帖論）以南北分宗，其論甚辯，然究不確。南碑有寶子龍顏，北碑有敬使君張黑女李洪演，像，何耶？大約古人碑帖分途，簡書尚妍雅，碑尚古樸，寶子龍顏與北派何異？蕭梁石闕，無異刁惠公墓誌，此可知也。

唐之褚遂良，元之趙孟頫，於碑帖皆致力，而界限分明。褚書孟法師碑，學唐邕寫經，聖教序，學龍藏寺；至枯樹賦哀冊，則學黃庭經可知也。

阮芸臺既倡碑學，至鄧石如包慎伯，是其後勁。今之書家，莫不人人言碑矣。鄧書今從碑入，包則手寫帖而口言碑，然著有藝舟雙楫，於碑學頗多發明，不能謂爲無功也。大約漢魏至唐，無不重視碑；南朝士大夫雅尚清談，揮塵風流，行諸簡札，此帖學之萌芽也。唐太宗好蘭亭，於是有唐一代，書家無不學王者。蘇靈芝欲展蘭亭爲碑，此帖入碑之始，其書實傷婉麗，所謂俗書之祖也。

余書幼學鼎彝，（學散氏槃最久，後學齊侯鬻之屬，徧臨諸銅器。）弱冠學漢分，廿二後始用力今隸，六朝諸碑，靡不備究，廿六七始稍學唐以來書，然從碑入簡札，沉隄不入格，始參帖學。然帖非宋拓初本，無從得其筆法，故不如碑之易得也。且帖皆宋人手刻，參入後來筆法，故董文敏終身無悟入處，後學宋人，乃大悟筆法，其故因宋人刻宋書，易得其筆故耳。王虛舟云：「江南全帖，不入河北斷碑，」誠知言也！余每臨帖以碑筆求之，輒十得八九；若但拘守彙帖，無異向木佛求舍利子，必無之事，不可不知也。

余書本從篆分入，予不遠萬里由貴國來問筆法於余，余不能不盡於所學以告子，子歸而求之，必有所悟，異日成貴國名家，是余所望也！今先與子言篆。

學書不學篆，猶文家不通經也，故學書必自通篆始。學書必神遊三代，目無二李，（謂李斯李陽冰）乃得佳耳。中國學篆者，自李陽冰後，世無傳人；本朝書家，乾隆以來，王虛舟孫淵如，皆師李陽冰城隍廟碑，上及嶧山碑盡矣。至鄧完伯始參以漢碑額筆法爲之，不用秃管取姿，能縱橫自如，一時驚歎，以爲冰斯復生！自楊沂孫稍取橫衍之勢，用筆雅秀，不取鼓努之勢，其實皆縛於石耳。石無可學，石鼓周廟堂文字，歷世綿迴，但存規模，筆態神韻，均不可求。泰山瑯琊只數字，又不脫楚氣，嶧山宋撫耳，排比如列算籌，則成何如書也。漢人篆書，只開母二闕，渾灑可愛，陽冰則嶧山之支流也。以後則無可言者。碧落碑不可學，學則墮入惡道矣。余嘗日求分於石，求篆於金，蓋石中不能盡篆之妙也。

今日略言篆書門徑，并作篆筆法。

篆書惟鼎彝中，門徑至廣，漢以來，至今無人求之，留此以爲吾輩新闢之國；余爲冒險家探得大洲，貢之吾子耳。

大凡篆書，與地理有關係，即在成周各國有各國之風氣，故書法不同。余欲著一書，以各國分派，見書未成，囑門人胡光燁爲之，正在考定商酌時也，今只得以器分派。

篆書陶唐以前，莫可得而稽，夏世傳响嘯碑，又爲僞作。至殷紅崖刻字，亦不可識，亦未敢信。近出龜版牛骨，實爲殷虛文字，至可寶貴。然

其派爲最朔矣。從前殷代文字，但於殷器中見一二象形字，不足成立，今殷虛之龜版牛骨，其文字雖不全，可以灼然知其一代文字之派矣。然其他種，後世尙有續出者，以待後人之考訂，余則暫定龜版爲殷派，周則暫以氣分派也。

一般派：

龜版

牛骨

其支流：

陳曼簠

居彝

拍盤

此派傳自秦李斯，是其嫡嗣；大約殷人尙質，周末文敝，秦承周後，反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文字亦相師也。貨幣文，亦多師此。殷派亦有流於齊者，齊侯敵齊侯盤齊太宰歸父盤之類是也。然用筆尖直，下無其質實而略華秀，齊俗誇詐，此風氣所關也。今更言周派：

一、周廟堂體：

毛公鼎

頌鼎頌敵頌壺

石鼓文

魯鼎

毛公鼎之端肅變化，留鼎之緊結而不拘，參差而能莊，實勝石鼓、頤鼎、頤敵、頤壺三器。書法不同，大約敵在成周所造，鼎壺歸國後所作也。故鼎文雄肆，爲不可及，壺有削繁爲簡之妙，此不可不知也。

一、齊侯鬻派：（將來即定爲齊派，此因未成書，故但以書法爲定。）

齊侯鬻

齊侯簠

鉅中簠

叔夜鼎

邛君婦壺

陸父鼎

齊派有沿習殷派者，此但以器分派，故不具列。

齊侯鬻派，筆長而曲，篆書之變化，此爲極軌，能作此則隨筆顛倒，皆成佳趣矣。

一、楚公鐘派：

楚公鐘

孟鼎

小子師敵（此稍爲變體，然實一派）

天無敵

俞尊

與尊

遺尊

士告彝

夏卣

貉子卣

農卣

效卣

趙鼎

銅士匭斂

向彝

三家彝

效父彝

此派鼎彝至多，實難殫述，今但就所憶者，舉以為標示耳。此派當為孟鼎派，因楚公鐘在前，而書法奇古，亦勝孟鼎，故以為定名耳。孟鼎為方筆之祖，後來方筆皆祖此，今略舉其原流，示子以書法變更之原，知學書必從鼎彝入也。他類不復具舉。

張猛龍——歐陽詢

孟鼎——景君——天璽——嵩高靈廟

張遷——寶子——北魏諸方筆——歐陽通

一、散氏盤派：

據吳清卿中丞考之，爲楚器，自來篆皆取縱勢，惟此器橫衍，用筆醇厚，古茂英鷲雄渾，當爲篆書第一。余平生學此最久，得力至深，漢之

三闕，北魏鄭文公，皆其雲祢。

一、克鼎派：

克鼎

虢文公子鼎

虢季子白盤

曾白罍簠

此派以寬厚雄渾爲主，後來泰山百經峪金剛經，出虢季子白盤；匡喆刻經頌，出曾白罍簠；解此則古篆與今篆通矣。然後可以評量古今書法，學古庶不爲古人所囿矣。

一、兩攸比鼎派：

兩攸比鼎

兮田盤

不饜敵

豆閉敵

守敵

媿子敵

追敵

此派尙從勢而上下相橫之妙，鶴銘黃庭深得之。後來摩崖漢魏六朝，均得秘，此書學家不可不知也。

寫碑摩崖二者不同，其布白章法即異，一有橫格，一無橫格，包慎翁深悟此理，而但以無橫格爲古人之高妙，又以九宮法求之，謬矣。如頌敵散氏盤，何嘗不尙橫，而高攸比鼎齊侯壘之屬，則不用橫格，不得謂齊侯壘即高於散氏盤也。然不論有格無格，皆融成一片，此學子不可不留心也。故古碑翦標，則覺大小參差，而整張視之，不見大小。大約下筆時，須胸有全紙，目無全字，此非深於鐘鼎者，不能知也。又一字有一字之章法，右軍似欹反正之妙，於鐘鼎得之，力學家所謂重心點也。一字有一字之重心，即如高攸比鼎之彳，斷勛字之類是也。不賤鼎此法尤多，如其中之勛字，其文似欹而不傾，又在敵邊左勢紆而右壁立，此可知一字之妙用，而全器之布白也。邛君婦壺之彳字，因此壺文止二行，而氣不得充滿，故勢先偏左，而以末筆勢微長向右，以連合下字之氣。論字侷在右方，幾不敢放長米許，而左方不嫌參差，可悟也。後來鶴銘深得此妙，如壓字之上下相銜，勢字之讓右勢，悟到此竟矣。

一邵啓壘鐘派：

居彝

欽彝

邛王鐘

鄒子壯簠

陳曼簠

陳純簠

拍盤

王子申蓋(金述十八)

喪史鉞(同上)

中義彝(十七)

單子白簠(同上)

宰循工壺(十八)

周蓼壺(十八)

子禾子釜

此派實出殷派，而結字長又近楚，其布白以疏密取姿，鄧石如先生所謂寬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通風者也。

一、大鼎派：

大鼎

史頌敵

無專鼎

白伯虎敵

象伯戎敵

函皇父敵

饌尊

此派之妙，在整齊寬博中有左右相讓之妙，上下相銜之秘，於鬲攸比鼎一派求之，而參以大鼎左右相讓之法，以後作書雖長篇鉅石，

無所躡矣。

一、魯公伐邾鼎派：

魯公伐邾鼎

此鼎文適峭冷雋，無一筆不險絕，無一筆不平正，所以大難；一時難舉其副，後來爨龍顏用筆取勢，實出此，非深知書法者不知也。周篆之以器分派者，大約盡於此矣。其未具舉者，皆可以各器視其文分配之，此外無更特立者。如師寰敵之用筆，可入齊侯鬯派，其用筆近也，但稍整齊耳。至若和鐘之開嶧臺銘，下筆如蟲腳。饒原鐘之奇誕，有若碧落碑，皆非正宗，偶戲爲之則可，萬不可學者也。今日示子以作篆筆法，篆有圓筆方筆二種，有用頓挫者，有不用頓挫者，大約圓筆多用頓挫，方筆不用頓挫，余本用力散氏盤，先示子以散氏盤筆法。

丁巳冬日本入下平龍丘，自其國來海上，從先生學書，先生每日書數語示之，逾月成論篆一卷，而龍丘去，遂輟作。清暉識。

離騷文例

胡光煒 小石

(一)言「兮」例：語所稽也，用以助氣。

帝高陽之苗裔兮。

攝提貞於孟陬兮。

例多不備舉。

(二)言「之」例：

(甲)言之間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乙)猶諸也。

又重之以修能。

又申之以攬茝。

(丙)指事之詞。

命靈氛爲余占之。

懷椒醑而要之。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三)言「以」例：

(甲)猶用也。

惟庚寅吾以降。

肇錫余以嘉名。

又重之以修能。

既替余以攘蕙兮，又申之以攬茝。

折苦木以拂日兮。

(乙)與而同。

路幽昧以險隘。

忽奔走以先後兮。

擊木根以結茝兮。

矯菌桂以紉蕙兮。

聊逍搖以相羊。

路修遠以多艱兮。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四言「而」例：

(甲)在白中，常例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既遵道而得路。

反信讒而齎怒。

忍而不能舍也。

後悔遁而有他。

(乙)畧而例。

僕夫悲。余馬懷兮。

(五)言「其」例：

(甲)用之未來，擬議之詞也。如乾文言：「其唯聖人乎？」

老且其將至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謂申椒其不芳。

曰爾美其必合兮。

(乙)猶之也。(言之閒)。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屯余車其千乘兮。

固亂流其鮮終兮。

(丙)語詞用以足句。

豈其有他故兮。

(丁)狀事之詞，猶然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并迎。

(戊)猶而也。

時續紛其變易兮。(其一作以，以猶而也。)

(己)轉詞，猶然也。

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六)言「也」例：決詞也，凡用必疊。

余固知謗謗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蕭艾也；宜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沌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七)言「於」例：

攝提貞於孟陬兮。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八)言「與」例：

扈江離與辟芷兮。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九)言「曰」例：

(甲)句端。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女嬃)

曰。兩。美。其。必。合。兮。

曰。勉。遠。遊。而。無。狐。疑。兮。(靈氛)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乙)句中。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丙)句末。

亂曰。

(丁)渚曰例。

論語陽貨篇：『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又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參照古書疑義舉例二六一——二七頁)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夫何桀獨而不余聽。」(以上女嬃之詞)「依前聖以節中兮……因前修以菹醢。」(屈原答)

(十)言「哉」例：用爲歎詞。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十一)言「雖」例：

(甲)以雖起，不以然應。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言己所爲，雖不周於今人；然卻願依彭咸之遺則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乙)以雖起，以而轉，惟皆在一句中。

雖信美而無禮兮。

(丙)消雖例。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言雖阽余身至於危死，然猶無悔也。)

(丁)猶惟也。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從讀書雜誌說。)

(十二)言「羌」例：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朱熹曰：「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集註一)

(甲)發語詞。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乙)猶乃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十三)言「苟」例：

(甲)設詞。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乙)猶故也。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十四)言「會」例：

會。歔歔余鬱邑兮。

(十五)言「夫」例：

(甲)發語詞。

夫何榮獨而不余聽？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乙)指事之詞。

又何必用夫行媒？

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十六)言「謂」例：

戶服艾以盈室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十七)言「惟」例：或作維，凡經典用惟，用唯，用維，古文但作彳。

(甲)發語詞。

惟庚寅吾以降。

惟黨人之媮樂兮。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乙)猶獨也。

惟。昭質其猶未虧。

惟。此黨人其獨異。

豈惟。紉乎蕙茝？

豈惟。是其有女？

(丙)以雖代之。(例見前)

(十八)言「乎」例：同兮同於，用以足句，而避兮之複。

(甲)同兮。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歷。吉日乎。吾將行。

爾。何懷乎。故宇？

(乙)同於。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方。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飲。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周流乎天，余乃下。

苟得列乎衆芳。

(十九)言「焉」例：

(甲)猶於是也。

馳椒丘且焉止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乙)問詞。

余焉能與此終古？

(廿)言「將」例：

汨余若將，弗及兮。

延佇兮吾將反。

退將終吾初服。

將往觀乎四方。

巫咸將夕降兮。

歷吉日兮吾將行。
吾將遠逝以自流。

(廿一)言「固」例：

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

(廿二)言「蹇」例：

蹇朝諝而夕替。

(廿三)言「聊」例：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聊抑志而弭節兮，邁高馳之邈邈。

(廿四)言「既又」例：

(甲)以既又開闔爲對文者，詩云：「終風且暴，」猶言既風又暴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

(乙)以既又開闔而不爲對文者。

閨中既以遠遠兮，哲士又不悟。

既于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丙)消又。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後又悔遁而有他也。)

(丁)消既。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椒專佞以慢慝兮，椒又欲充夫佩韓。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戊)既在下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廿五)言「進退」例：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終吾初服。

(廿六)言「朝夕」例：

(甲)言朝夕。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

(乙)言夕朝。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

(廿七)言「前後」例：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廣使奔屬。

(廿八)言「初後」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又悔遁而有他。

以上言既又，進退，朝夕，前後，初後，率相對爲文。

(廿九)問詞例：不用邪乎哉等字收散，故凡有問詞，率置句首。

(甲)問詞前置爲常例。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謫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乎蕙茝？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何天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雖體變吾猶未悔兮，豈余心之可懲？

汝何博譽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嫫節。

衆不可戶說兮，孰知察余之中情？

世并舉而好明兮，夫何榮獨而不余聽？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

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余焉能與此終古？（又見前十九條）

譬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何離心之可從兮，吾將遠逝以自流。

（乙）加又，示有所承。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可以淹留？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以上二例又見前二十二條）

（丙）問詞在句中，爲變例。其上皆加亦，示有所承。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長。顛。領。亦。何。傷？

（卅）德詞前置例。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汨。吾。若。將。不。及。兮。

愧。鬱。邑。余。侘。傺。兮。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紛。獨。有。此。嫮。節。

耿。吾。既。得。此。中。正。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溘。吾。游。此。春。宮。兮。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縷。其難遷。

(卅一)實詞前置例：式同上，率以德詞繼其下。

佩。繽。紛。其。繅。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老。扞。冉。其。將。至。兮。

日。忽。忽。其。將。莫。

路。曼。曼。其。修。遠。兮。

飄。風。屯。其。相。離。兮。

時。曖。曖。其。將。罷。兮。

皇。剡。剡。其。揚。靈。兮。

芳。菲。菲。其。難。虧。兮。

(卅二)業詞前置例：

來。吾。道。夫。先。路。

殷虛文字考

番禺商承祚 錫永

𠄎 殷虛書契卷三第二十八葉

殷文祀多作 𠄎 諸形此媾示作巳以文誼徵得如祖之作且也

𠄎 書契卷二第十四葉 𠄎 卷四第二十八葉

此即祠祀之祠字媾示與祖之作且祀之作巳同

𠄎 書契卷六第十六葉 𠄎 書契後編卷下第二十三葉

以示从 𠄎 象人跪形形象酒祝于神前而灌酒為祝字之變體

𠄎 後編下第四十三葉

以五作 𠄎 故知此為珎字

𠄎 書契卷二第二十七葉 𠄎 後編上第十四葉 𠄎 下第三十七葉 𠄎 第三十九葉

象人執炬火 𠄎 為木之媾 𠄎 象火燄上騰之狀與 𠄎 作 𠄎 同誼當是炬之本字說文解字 𠄎 束葦燒也段先生曰後漢書皇甫嵩傳

束葦乘城俗作炬以此為 𠄎 勝萬 𠄎 字許君殆未知本有炬字而借 𠄎 為炬也今人每以不見于許書者概判為俗作抑何誤與

𠄎 後編下第二十葉

說文莊古文作 𠄎 疑此媾

𠄎 書契卷一第六葉 𠄎 第十六葉 𠄎 後編上第二十八葉

作三點象其微小與古金文同許君訓从 𠄎 見而八分之殆非初誼矣

𠄎 書契卷二第四十五葉

說文解字八分也从重八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段先生云此即今之兆字其作𠄎者非古也今徵之卜辭與許書从重八正合卜部𠄎灼龜坼也古文作𠄎則八之本誼為分別而𠄎則為卜𠄎之專字今則借兆為𠄎而𠄎廢矣段先生謂八為兆之初字以誼繩之殆有所誤矣

𠄎 書契卷六第四葉 𠄎 第二十二葉 𠄎 第五十四葉 𠄎 後編上第三葉 𠄎 第十九葉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六葉

詩小雅三十維物傳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今卜辭屢曰物牛以誼考之物當是雜色牛之名或媯牛作勿

𠄎 書契卷五第二十四葉 𠄎 卷六第五十五葉

此字从𠄎从𠄎卜辭文及支諸偏旁多不分觀其誼之所在而不能以形斷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五葉

說文會古文作 𠄎 汗簡石經同金文且子鼎亦有 𠄎 字吳中丞釋會與此皆合

𠄎 書契卷一第五十二葉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二十八葉 𠄎 後編下第二十七葉

卜辭从走从𠄎之字或作 𠄎 或作 𠄎 或作 𠄎 與文及支之無定形同首一字象二人背逃之形疑即逃字許書之𠄎殆由

𠄎 傳寫而譌也

𠄎 書契卷六第二十六葉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二十九葉 𠄎 同上

說文解字遺協也从走巛聲石鼓文作 𠄎 以為田獵字衆止所踐殆獵也訓協意後說

𠄎 書契卷五第四十二葉

此从旁媯聲意即彷彿之彷彿不見于許書然莊子史記皆有之

𠄎 書契卷一第二十五葉 𠄎 卷四第四葉 𠄎 卷六第三十二葉 𠄎 第四十五葉 𠄎 後編下第五葉 𠄎 龜甲獸骨卷一第六葉

此與說文解字古文齒字作者形相近象張口見齒之形

𠄎 書契卷六第二十五葉

从止从己殆即許書之蹠字後世增心耳


𠄎 書契卷六第五十五葉

象眾口之曉曉疑即囁字


𠄎 書契卷六第四十葉 𠄎 後編下第十一葉

說文解字𠄎不順也从干下口𠄎之也 𠄎 為到人形示人自外入之狀與逆同字同諠秦繹山石刻逆字从𠄎尚存古諠小篆移一干中間形諠俱悖矣

回 書契卷八第四葉

姑馮句鐘作此口在勺中疑亦是句字

𠄎 書契卷六第十六葉 𠄎 第十五葉 𠄎 同上

說文解字執種也从凡壺凡持種之此象以手持木之形殆即執字石鼓作尚存古諠至許書形益失其从𠄎與木同執之言不專木也詩小雅執我黍稷

𠄎 書契卷二第十六葉 𠄎 同上 𠄎 卷四第三十葉

說文解字攸行水也从攸从人从水攸徐鍇曰攸入水所杖也秦繹山石刻作考之近刻作無从水者蓋與形近易誤也毛公鼎作頌鼓作此堵水疑同

𠄎 書契卷六第三十六葉

王靜安先生說古从執為一字則此疑即許書之翰

𠄎後編下第二十一葉

說文解字解判也以刀判牛角也此象兩手解牛角其殘靡卜辭从刀之字或媢从刀與刀形相似而非刀字也卜辭从𠄎篆文又媢从刀由刀又媢作𠄎遂與刀形相混矣

𠄎書契卷六第三十五葉 𠄎書契菁華第九葉

說文解字籒黍稷圍器也从竹𠄎甫聲古文作𠄎魯士浮籒作𠄎从𠄎古旅虎籒作𠄎𠄎子籒作𠄎从𠄎後遂由𠄎變古蓋象蓋器相切之形𠄎象蓋口象器卜辭从𠄎又𠄎之媢也

𠄎後編上第二十四葉 𠄎下第四十三葉

此亦晉字文曰羊卯一牛禰用𠄎𠄎从示以示晉于神也今晉行而禰廢矣

𠄎後編上第七葉

此亦𠄎字从示象奉豆于神前與禰誼同

𠄎書契卷四第二十九葉

古文从虎之字多媢虎如處之作𠄎之例𠄎疑即虞字吳方尊蓋虞作𠄎亦媢虎與此同

𠄎後編下第三葉

𠄎象兩虎對爭之形即許書贊之本字後世傳寫誤正成𠄎遂加貝字以別𠄎微此幾悔其初形唐李英公碑贊字作贊从𠄎尚存遺意楷書中尚存古文此其一也

𠄎書契卷六第四十一葉

晉邦食盒字作西盃與此畧近

山木書契卷二第二十一葉 𠄎 卷四第四十八葉 𠄎 後編上第十五葉

說文解字主鑑中火主也 𠄎 土象形从 一 亦聲此从木象燔木為火

𠄎 井書契卷二第十二葉 𠄎 卷四第四葉 𠄎 卷六第四十一葉 𠄎 卷七第四十葉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十四葉

說文解字阱陷也从自井井亦聲或从穴作穿古文作 𠄎 段先生曰穿地陷獸也 卜辭作 井 上獸形殆即阱之初字其从 𠄎 者亦

象陷阱形

𠄎 書契卷五第八葉 𠄎 龜甲獸骨卷一第九葉

說文解字高阜度也民所居也从回象城高亭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白厨敲作 𠄎 與此同許君之从合 𠄎 乃合也傳寫之誤予意卜辭凡从古字者皆作 介 如毫高京高臺之例是可證許書之失又高低之高小篆作合同今隸作高亦古文之存于今隸中者

又按王靜安先生說此字說文有二說一為城郭之篆文一為墉之古文召伯虎敲土田僕事即詩之土田墉庸左氏傳之土田倍敲也

𠄎 書契卷二第二十一葉

季良父盃作 𠄎 與此畧同

𠄎 書契卷五第二十五葉 𠄎 後編下第十七葉

象人有所乘之形克鐘作 𠄎 季子白盤作 𠄎 格伯鼓作 𠄎 皆與此相似

𠄎 書契卷四第四十五葉 𠄎 卷二第十二葉 𠄎 後編上第十葉

說文解字號木也从木號埴聲集韻或埴作梳宰梳角作 𠄎 林伯鼓作 𠄎 皆與此同其作 𠄎 者又 𠄎 之埴也

石書契卷二第六葉或後編下第三十八葉

宗周鐘作或毛公鼎作或與此畧同从戈守口象有衛也作或稍失其旨矣

世書契卷一第四十六葉世書契卷四第二十四葉世同上

說文解字囚繫也从人在口中卜辭之世象囚圍形而納人其中

世後編下第二十二葉

呂太叔賁車之斧作世與此同

世書契卷六第四十三葉

說文解字時四時也从日寺聲古文从止作世此與許書之古文合漢無極山碑時亦作世尚存古文遺意

世後編下第三葉

羅師叔蘊釋朝日已出艸中而月猶在天是朝也祚疑為艸木萌芽之萌象日月照臨而艸木萌生與朝謹異朝金文作朝及中殷

說文解字二步是朝與萌之分在艸艸之間而朝固無从艸之理也釋萌于謹為得

世書契卷五第六葉世書契卷七第三十一葉




从从从丹此疑即旃字月形近易傳寫失

世後編下第三十葉

說文解字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殺牲敵血朱盤王敦以立牛耳从囧皿聲篆文作盟古文作盟此象以皿盛血敵之意也囧作囧刀


筆之便也

世書契卷二第三十二葉世後編下第二十二葉世同上

吳中丞說器中容物謂之函緘其口使不能出也函皇父鼓作毛公鼎作皆从矢與此同意函本矢箎後引申而為凡能容物者皆謂之函後世傳寫誤口而為許君訓舌殆指此謬于初意矣

以溪後編上第十八葉





說文解字象嘉穀實也籀文作此象手持黍實之形當為粟之初字



月書契卷四第四十五葉卷七第三葉





月諸本皆無段先生補入片部曰反片為月讀若牆六書故云唐本有月部則是許君遺之耳

幽林後編下第三十七葉




午卜辭作故知此為黍說文解字黍籀文作子妝簋亦从秝與此同

書契卷一第十一葉卷四第五十葉卷五第十四葉同上



爾雅釋器兔罟謂之罝此作下兔形當為罝之本字說文从且聲且殆兔之譌又誤象形為形聲矣

本申書契卷六第四十八葉同上卷七第十六葉在鐵雲藏龜第四十三葉後編下第三十四葉

此字說文無之从畢从豕當為爾雅釋器兔罟謂之罝之譌字

日川書契卷二第十八葉後編上第十六葉第二十七葉第三十三葉

說文解字眾多也从目眾意智鼎作與此同古鉢亦然或釋

書契卷六第五十五葉後編下第六葉

說文解字王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此正象土上生物之形與許書第二說相符則此字當从土不當从士

書契卷四第五十二葉卷七第三十五葉

象老者以杖之形

美 書契卷二第二葉 𠄎 第三十五葉 𠄎 同上

鄉 由作 𠄎 與第一文同

𠄎 書契卷六第四十七葉 𠄎 鐵雲藏龜之餘第六葉 𠄎 後編下第三十六葉

說文解字泰以殺園養豕也从豸豕聲今卜辭有豸豕字象以手奉豕犬疑即泰之初字篆文从采殆後世所增牛羊曰躬犬豕曰豢故其字或从犬或从豕 𠄎 象孕豕

𠄎 書契卷六第四十八葉 𠄎 卷二第二十七葉 𠄎 同上 𠄎 後編下第四十一葉

卜辭中曰獲馬獲鹿獲麋獲雉之文數見以此例之此當為狼字曰獲狼十有三卷二第二十七葉 曰獲狼廿五卷二第三十四葉 曰獲鹿狼卷二第五葉 此狼字之確證也良凶音近故其字或从良或从凶至後世遂無从凶之孤矣

𠄎 後編下第四十一葉 𠄎 同上

說文解字𠄎火兒从火前焮聲今卜辭亦有此字不知與許書同誼否

𠄎 書契卷五第八葉 𠄎 後編下第四十一葉

此字从立从火疑即無字媮口耳

𠄎 書契卷六第二十三葉 𠄎 後編下第四十一葉 𠄎 第三十二葉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十四葉

此字以形定疑即洋字而其誼不可知水之作 𠄎 形者漢澡洗諸字从之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二十六葉 𠄎 書契卷二第三十二葉

以寅字之作 𠄎 推之故知此為演字

占水後編下第三十二葉

从水从夕疑即洌字之媮許書列字作削从肖今隸中或作列列意古夕夕為一字至後世因尸月後滋衍為川月遂別為二誼矣
後編上第十五葉

說文解字淵回水也或媮水作淵古文作此與許書之古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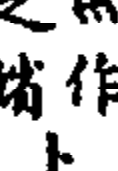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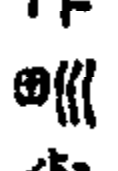


書契卷二第三葉 後編上第十三葉 下第二十七葉

說文解字溼幽溼也从巛媮聲此或媮土从止象足履溼與从土之誼同散氏盤作亦媮土




書契卷一第五十三葉 卷四第一葉 卷五第二十九葉 卷六第二十六葉 卷七第三十九葉 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二十九葉

此字羅師亦入步字謂書契卷五第二十九葉有日甲午王涉歸王無徒涉之理殆借涉為步字也祚謂卜辭既有步字固不必借涉為步其為涉字無疑所謂王步于某王涉于某者非王步行徒涉也以車曰步以舟曰涉耳
又卷二第二十六及後編上第十五葉曰王淺水邪其誼不能明許書篆文从水步與此正同古文亦然無从二水者
舟于某者凡二見則此涉字抑指以車涉

書契卷四第十二葉

說文解字水小流也古文从田川作篆文从田犬聲作周禮考工記匠人廣尺深尺謂之前漢書溝洫志一晦之後漢章帝紀或起其字皆从川
其从川者亦川字卜辭作與許書之古文及周禮漢書合故知乃之初字而益後起字矣

書契卷四第三葉

路子自作與此同其文曰辛巳卜貞易白疾从其亦對揚之意與

𠄎 後編下第三十九葉

疑是掃字从竹與从手誼同詩廊風象之掃也集韻有而許書遺之

𠄎 書契卷八第十四葉

壬卜辭作工則此為妊字無疑文曰帚即歸妊殆與嫫嫫姁同誼許君訓孕非其初矣

𠄎 書契卷二第十一葉

甲卜辭作一故知此為娥字

𠄎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五葉

始公似敲作𠄎吳中丞謂即𠄎之餘文卜辭作𠄎疑又𠄎之媾也

𠄎 書契卷四第八葉 𠄎 後編下第三十五葉

𠄎 即 林之媾

𠄎 後編上第二十三葉

从 𠄎 从 妾 疑 即 媾 字 卜 辭 辟 作 𠄎 𠄎 此 得 其 半

𠄎 書契卷五第十九葉 𠄎 同上 𠄎 後編上第四葉

說文解字戰鬪也从戈單聲 𠄎 鼎作 𠄎 與此同 𠄎 象兵器 𠄎 象架所以置兵者象形 許君从戈于誼已複謂為形聲 殆未然與

𠄎 書契卷六第七葉

說文解字直正見也从十目 𠄎 古文从木作 𠄎 以卜辭德字作 𠄎 例之則此殆為直字也 又德金文作 𠄎 或媾心作 𠄎

吳中丞說自古文相字又相金文作 𠄎 于 𠄎 且 子 亦謂从十目相所从之 𠄎 乃木之媾德所从之 𠄎 乃十字判然不雜謂相亦从

十日蓋誤矣

𧈧 書契卷八第三葉 𧈩 鐵雲藏龜第二百十七葉 𧈪 第五葉

說文解字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娟娟此字正象許君所云篆文之𧈪已象蟲形後復增虫于誼為複矣卜辭復有从虫者疑亦蜀字

𧈫 書契卷六第四十二葉 𧈬 鐵雲藏龜第十二葉

說文解字蠱版中蟲也从虫从皿此蠱从二虫文曰貞不佳蠱其亦不它之意與

𧈭 後編下第三十三葉

說文解字鼃水蟲似蜥易長丈所皮可為鼓从黽單聲單古金文作𧈮與此形近部鐘作𧈯與此畧同

𧈰 後編上第二葉 𧈱 第十八葉

說文解字封从止土从寸籀文作𧈲古文作𧈳生康侯封鼎作𧈴與此同

𧈵 田書契卷八第七葉 𧈶 鐵雲藏龜第三百三十二葉 𧈷 田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二葉

力在田上與在田下之誼同古文加字往往如此

𧈸 書契卷六第四十五葉 𧈹 後編下第十四葉 𧈺 第三十一葉





从鬲从隻即隻字聲殆即許書之鑊字从金為後起字

𧈻 書契卷五第四十二葉

其从日者與揚之从日同

𧈼 書契卷一第九葉 𧈽 卷四第二十六葉 𧈾 卷五第七葉 𧈿 第十三葉

○象人耳形从又疑取字膚盤作 ○變方故成巨形

 書契卷一第二十六葉  第二十七葉  卷六第十五葉  卷七第六葉

說文解字叶卜以問疑也从卜  辭數見此字而其誼亦為貞卜

 書契卷四第二十五葉  第二十九葉  卷七第五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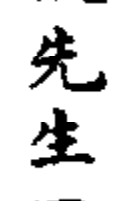




此字知其形而不知其音謹疑即後世之咕字而讀占聲文曰王固曰其兩曰王固曰之 下其字上皆冠以王字或王躬自占卜則用此字所以別于太卜也

 書契卷五第三十六葉  卷六第十六葉  第十七葉  同上  第二十九葉  卷八第八葉  後編下第三十一

葉  第四十二葉

此字疑即執字篆文作 而 與 形頗近又象刑具形有罪而執之也从又者為一字即今之楸字矣

 書契卷六第五十二葉  第五十三葉  同上

說文解字圍守之也从口吾聲段先生曰韻會云圍說文本作 蓋小徐本有 無 此正象拘罪人于闌中之形 為後起字說文不應奪 圍

 書契卷七第五葉  卷八第五葉

說文解字勇氣也从力甬聲或从戈用作 古文从心作 金文伯勇簋作 與說文之或作同此从又與力同 為後人所加

書平

呂氏春秋斟補自序

劉師培

呂氏春秋東漢已無善本，高誘序謂「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此其徵也。今觀察微篇「又反伐郢」，卽左傳入鄭事，郢蓋郢訛，而高已訓爲楚都。知度篇「以柰何」（淮南主術訓同）爲寶，當從文子上仁篇作禁苛，而高以不可柰何爲訓。召類篇「攀於前」，新序刺奢篇作擁，則攀係壅訛，而高已訓攀爲曲。審微篇「君因愁身，傷身以憂之，戚不得也。」莊子讓王篇作以憂戚弗得也，則憂戚聯文，而高已訓戚爲近。權勳篇「若殘豎子」之類，若殘文當互乙，與知士篇剗而類同，而高已訓殘爲餘。審分覽「夫其不明也」，律上文，明當作靜，而高已按文生訓，是高說之訛。由於所據非善本，後世以降，則傳寫訛脫，校者復以私意妄更，故有高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仲春紀安萌芽三語，季春紀省婦事，仲夏紀靜事無刑，據高注所釋，則養幼少二語，當在安萌芽前，事當作使，刑當作徑，與淮南時則訓同。今本均後人據月令所更，必已篇「尊則虧」，高以高位疾顛爲訓，與虧誼不合，蓋莊子山木作讓，本書以獻代讓，（誼均訓傾）虧乃後人所更。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高以黃帝說之相釋，與執誼不符，蓋論衡遇合篇作近，本書作誓，（誓卽進御）執乃傳寫之訛。務本篇「持諫」，高云不公正，則高本作諛。（晏子問下，持諛巧以正祿。）開春論「皆來謂矣」，高云謂天子也，則高本作謁。用衆篇「辯議不可不爲」，高注不可不爲聯文，則高本無下不字。義賞篇「且成而賊民」，蓋承上文成乎邪言，在賞罰二語上，故高注先述此詞，乃說慎字，今本移賞罰二語下，則語不相維。觀世篇「而佞進」，蓋與賢者在下聯詞，在不得休息四字前，今本倒移其後，則誼不克通。此均今本乖，高本之真者也。有晉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任數篇「北懷儻耳」，山海經注引作闕，（大荒西經）蓋闕通作耳，別本作耳，因訛爲耽，與淮南同，後人習聞南方有儻耳，又易爲儻，此今本失，晉本之舊也。有唐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適音篇「移風平俗」，治要引作風乎俗。本位篇「設朝而見之」，書抄（一百四十）引作設朝見之禮。諭威篇「必反諸己」，治要引作必反人情。異寶篇「不以利爲利」，書抄

(三十八)引作可謂以不利爲利。音律篇「陰將始刑」治要作陰氣將刑。用衆篇「不可以爲賢主」意林引以爲作化成。任數篇「已得仲父之後」書抄引後作教。(四十九)高義篇「不可謂忠臣」書抄引忠臣作竭忠。(三十七)古樂篇「水道雍塞」注(舞賦注)書抄(一百七)引水作陽。去私篇「腹躄」書抄引躄作轉。(三十七)侈樂篇「其生必傷」治要引生作主。(主與民對)任數篇「習者曰」書抄引習作贊。(四十九)論人篇「以驗其人」治要引人作仁。大樂篇「狂者非不武」治要引武作舞。下賢篇「帝者天下之適」二語書抄(卷一)御覽(七十七)所引之下，均有所字。知度篇「是之謂重塞之主」治要於重塞二字，均爲疊詞。此又唐本勝今本者也。若夫篇士篇「必見國之侵」晏子(雜上)作方(卽與字之訛)見國之必侵，則故本必在侵上。直諫篇「免衣纒絲」說苑(正諫篇)作免於纒絲，則故本衣作於。當染篇「貪暴可羞人」故本蓋作貪暴苛擾人，與墨子同。(當染篇)先識篇「是不知所以亡」故本蓋作所以存，所以亡與說苑同。(權謀篇)用衆篇「是教也」教下挽大辯二字。節喪篇「以生人之心慮」以上挽非字。有始覽「陰陽材物之形」形上挽所以二字。大樂篇「凝濇以形」濇爲寒之訛。不廣篇「草中之戎」草爲莫之訛。當賞篇「從焉氏塞」焉爲烏之訛。任地篇「無使之治」治爲怠之訛。審分覽「堅窮」窮爲散之訛。情欲篇「修節」修爲循之訛。先已篇「大水深淵成」當作水淵深大成，均爲衍字。慎勢篇「以宋攻楚」當作以宋攻宋，楚爲訛文。悔過篇「要門而歸之」歸爲覽之挽。用民篇「次官也」次爲羨之挽。必已篇「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衆卽聚字訛文。辨士篇「土則蕃輻而不發」輻卽蕃字訛文。(而亦不之訛)音律篇太簇仲呂二節，互相錯簡。去尤篇翔祥二字，同字異文。(據莊子達生篇兩巧字證之)雖致誤之時，今莫克攷，然積誤相沿，蓋非一日。故元明各本，猶校畢刊爲遜。畢刊既萃衆說而成，嗣治是書，復有梁蔡陳三氏，王俞張孫，亦多勘審，惟補挽正訛，十僅得五。師培學治粗久，以爲呂氏之書，恆與諸子相出入，非互勘諸子，莫克正高注之訛。非旁攷唐賢所引，莫由證元明各刊之失。因以畢刊爲主，校審異同，得失成呂氏春秋辭補二卷。高註訓詞章晰，洞達典禮，說或未達，亦匡厥違。如季夏紀「涼風始至」涼卽淮南天文訓溫涼之涼，義與溫同。慎行覽「以亡其大夫」亡卽左傳盟大夫之盟，亡盟音轉。長利篇「協而綏」協卽莊子天地篇之悒悒，協又訓和。求人篇「歸已君乎」歸已卽莊子遺

遙游之歸休，已爲終詞。貴性篇「服是也，辱是也。」服辱對文。上農篇「是爲厲，厲字絕句。察微篇「克夷」夷爲楚邦邊邑。報更篇「堪士」堪卽沈伏之沈是也。若夫佚文掇句，散見羣籍，亦粗事甄錄，別轍卷末，惟書抄一百六所引歌白狐事，係吳越春秋之誤，意林所引，亦恆以注文攙入，今概薙夷，以判僞真，是亦多聞缺疑之義耳。

呂氏春秋高注校義自序

劉師培

呂氏春秋高注，以治要所引勘之，得佚注八條；若注有佚句，句有掇字，以及文字殊異者，約百餘；則因思高注舊文，唐代以降，刪易孔多。有因妄改正文者，如論仁篇「哀之以驗其仁。」注云：「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後儒妄改爲其人，由是注文仁人二字，亦易爲人人。大樂篇「狂者非大篇也。」注云：「雖舞不能中節。」後人妄改爲不武，由是刪易注文，更爲武者不足畏。有因刪注復加竄易者，如蕩兵篇注「水以療渴，（今各本訛爲湯）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暴，亦不可偃。」亦承上言，後人刪不可乏也四字，則亦字無所承，因改爲夫何偃也。驕恣篇注「自謂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也。」以人釋物，後人刪物人也三字，則無輕人意，注文因於故上增曰字。有味注文之例，妄更者，如君守篇注「自以其言爲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此就正文言之當言，後人疑當爲複文，易之當爲之狂，貴因篇注「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此就用賢不知言，非言不用，後人以上文旣言不知，遂於用上增不字。蕩兵篇注「若順」後人味順有若訓，以若爲如，遂易爲若，被其化，與審分覽以縱（原作紛）訓放，達鬱篇以傲（原作賤）訓簡者同例。有因傳寫致誤者，如適音篇養孩注云「孩少，」今則並誤爲俠。有因後人據形近之字，妄改者，如功名篇注「守，情守也。」後人改情爲清。適音篇注「事，兵戍事。」後人改戍爲戎。嗣外則知度貴直篇注文，訛掇字達廿餘，則句末者也諸詞，亦多省節，此均今本之異於唐本者也。夫治要所引呂書，十僅得一；又於注文多節，引以校元明各刊本，掇文佚句，篇必數見，則注文久非全帙矣。塾居多暇，因綴引治要所引殊文，撰爲校義，他籍所引，有爲學校所未載者，亦依次甄錄，卽高氏序文，亦援書抄（九十九）所引，互審同異，雖高注舊本之觀，未克悉復，然衡以畢刊，夫亦稍近古矣。

呂氏春秋高注校義後序

劉師培

予撰呂氏春秋高注校義成，繼念注文訛脫，有不必證以他籍而明者。季春紀「行之是令」注云：「行是之令也。」當作行是月之令。（淮南時則訓作行月令高說本之）今挽月字。盡數篇「爲張爲疔，跳動皆腹，疾則疔」上挽釋張之詞。先已篇「以自防禦」注云：「防禦仇也。」蓋正文之禦係衍文，高以禦仇釋防。勸學篇「無乃畏也」注云：「畏猶死也。」蓋死上挽畏字，當云畏句猶畏死也。尊師篇「於師慍」注云：「故怨於師。」上云慍，怒也，則怨亦當作怒。孟秋紀「其帝少皞」注云：「帝嚳之子，摯兄也。」當作黃帝之子摯也。（淮南時則訓注云黃帝之子青陽也此其徵）今本係淺夫臆改，論人篇「過勝」注云：「過猶取也。」取當作敗，與勝對文。舉類篇「難瞻」注云：「難瞻則恐，恐則失親。」梁氏謂瞻當作瞻，則恐亦怨字之訛。愛類篇「公取之，代之其不與」注云：「言取石以代子頭，其不與邪？」案不與猶言否歟，高蓋以邪釋與，邪上與字，確屬後人誤增。若是之屬，非惟背高氏之旨也，卽呂書之誼，亦因斯而晦，此亦亟當訂正者也。

書文心雕龍明詩篇後

李冰若

夫詩緣情而綺靡，情感物而搖蕩，與會標舉，宮商叶響，手舞足蹈，莫匪自然。是以葛天之民，操牛尾而歌；重華之庭，鼓瑤琴以詠。溯求原始，肇自初民。及乎鴻苞漸啓，文明日新，承流嬗變，體製遂繁。四言五言，樹檠矍於姬漢；長短句法，並雜出乎樂章。詩孕其葩，騷揚其烈，膏澤演溢，芳馨彌遠。建安諸子，樹風骨而高騫；江左羣英，煥辭華以秀發。世有詩人，乃見專集，綜其意旨，徵異前賢。蓋昔人制作，取裨政教；今代吟咏，重抒性情。立本既殊，分支乃異；或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或縱玄談，抽幽思，託遊仙，記山水，情極貌以寫物，辭刻意而求新。體多變遷，格有升降，文心詩品，論之詳矣。彥和書勒雕龍，才擅繡虎，深探赤人，獨獲玄珠。創批平文藝之先河，實文林曠代之奇筭。明詩一篇，論窮要妙，平章詩圃，源流井然。窺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慨風格漸夷，而詞采是競。要言不煩，洞中肯綮，後人或以其衆流包舉，獨遺陶公，致使隱逸之宗，不與曹劉之列；滄海有遺珠之歎，白璧來微瑕之譏。斯言頗當，抑有辯焉。陶公歸

田園居之作，讀經飲酒之篇，味淡聲稀，文疏旨隱；此在南朝文學，自爲異幟。獨張正，如熊羆豺豹之筵，忽有太羹玄酒之設，是非別具。賞心必也難適。衆口彥和斯篇，由源及流，舉正遺變，偶爾失檢，若云無識，竊謂不然。何則？古人著書，始末互闡，全豹未睹，豈容執着。觀文心之尙自然，重情致，驗性習，覘風會，審聲律，述駢麗，昭示弘軌，發明滋多，原非臆泛。以隨波詎云寶匏而賤玉，且文經詞緯，旣挾源以立言；爲文造情，復糾繆而闢俗；痛言志之不符，懲末流之忘本，丁寧再三，諒非阿世。所述流別，綱舉目張，非若鍾氏比附失當，更異子野偏奪儒效論世平情，似可恕矣。蒙篤好斯文，遙企前哲，風簷展誦，能已于言。贊曰：

神州文學，權輿詩歌；情性騰鏢，律呂克和。詩騷沛澤，壇派彌多，猗歟劉子，究源析波。明詩抽緒，正變無訛。

影 印 古 書

四部叢刊單行本

(印有目錄承索即寄)

是書選刻四部必要之書凡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四十八卷採用底本均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藏家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高麗舊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用石版覆印攝影傳神無異真蹟茲為購買便利起見特發行單行本以廣流傳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 六開本 九十六元

此書嘉慶中虞山張海鵬所刻所收凡一百七十二部一千又四十三卷其中無單行本者十居八九與別種叢書互見者是正之功亦非他刻可及今依照覆閣初印本影印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四十六冊 夾頁紙大二開本一百廿二元 料半紙大三開本九十一元

此書由涵芬樓覓得之宋本影印而成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秘冊版本罕見筆墨精審方之古逸叢書差堪比擬因取叢刊之體以續黎氏之書為好國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別下齋叢書並涉聞梓舊

四十冊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

涵芬樓秘笈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第二至十集各八冊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半

本館慨古書善本淺銷漫亡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現已出至第十集尙擬陸續供獻於海內之嗜古者

其 他 舊 籍 詳 載 舊 學 書 目 承 索 即 寄

文錄

廬山夫子墓表

鍾 莘

廬山夫子既沒之明年，以某月某日，葬於瀏陽東鄉江樓段詞屋東偏三里許之甘冲子，先是北京參謀科長，陳晉杏農，親承顧命，表於其墓；郵泥未報，迫不能待，遂以委莘，惟是遠睽德範，於茲十年，夫子之懿行至言，不可得而盡識，謹次昔所聞見，略及近著，殫竭鄙志，敷以爲言。夫子姓盧氏，諱昌炎，字品南，慕羅羅山之爲人，中歲自號廬山。弱冠掇青衿，假館四方，收朋勸誨，恆以羅羅山「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者，深自惕厲。年四十無子，再喪其偶，以兄業商故，復重耗其資，然夫子女卷怡然，視昔日飮膏粱，居大廈，無或異也。濂洛關閩之旨，世所玩略而不知道者，夫子獨津津有味乎言之。誠身以主敬，研幾而主靜，義利人情之界，辨論尤勤，所以求此心立此本也。其於古今萬國盛衰興替強弱分併之由，兵形出入之要，攻守勝負之故，亦復推至其極，掣際其深，鉤稽博審，以臻詳明。其所遭所爲而所期者，亦似羅山當日也。辛亥之役，民國肇興，南京留守黃公，辟爲革命戰史一等編纂員。其時夫子方以所著中國歷史戰爭形勢全圖附說論二卷，刊行武昌。海內明達，始識夫子經世史地之學，進踵林亭祖禹而益邁之。自是江西南及湖南北，虛己備禮以教務相屬者，咸莫之應。留守閒退，徵車北上。元洪黎揆，禮致參謀，初輯兵要地理；邊事日報，嘗一主之。八年之間，續成中國歷史四裔戰爭形勢全圖，附說論二卷；中華民國道縣形勝全圖，附說明書六卷；歐洲戰爭形勢一覽圖，附說明表共四卷；是皆公所述造，印鑄北京同倫學社，風行海內，羅山所事，殆未能幾於是也。若夫八年籌運，資利軍國之榮華大者，必以俟之陳公。其他詩古文辭，與夫邊事日報之撰著，經史子集之劄記，倫理地理歷史國文之講義，二十餘年端楷之日記，裹而集之，不下百數十卷。以未經訂次，復有藏寄京寓者，故種卷不能具詳。夫子沒年四十有七歲，遺命以兄子期賢爲嗣。孫崇廉，尙穉。弱女孤孀，歸骨三千里外，身後蕭然，無所餘有，烏呼哀矣！夫子之沒於京寓也，冠蓋相望，弔者數千人；自總府各部署下及百司之執事，識其名慕其言行而不及見者，率皆賻贈有加。非夫子植學經世，德足以服人，未見其哀感一世，遽至於此也。生乎今之世，不離古之道，思砥行立名而施

於後世者，其興感於斯文。銘曰：

前有羅山之屹立；後有廬山之高崇；湖江流兮睇西東，裕學經世將毋同。廬山著作徧寰中，參部八年語從容，遨遊學海鳴雄風，歸骨幽燕霜華濃。茲當大園之南麓，羅山遙望聳天空，奮乎百世之蒙蒙，況爲佳氣之蔥籠。

詩錄

夏廬詩鈔

胡光燁

十二月初五夜書事

江城飛火歲癸丑。今惟甲子踰十年。觀貨毀穰計卯酉。兵凶亦類星週天。窮冬拋卷且擁絮。異聲破夢牆東偏。傷禽聞弦膽已碎。決起衣帶從倒顛。中庭老杏禿無葉。枝枝照人紅欲然。蚩尤旂颺絳霄半。摩空隱隱盤飛鳶。奇景生平詫未歷。落霞不數滕王篇。流丸紛紛遠復近。穴垣震瓦珠相連。拔關欲問安敢出。老弱牽挽魚潛淵。此時四方靜漠漠。有狗不吠癡蹲躄。倡變何人變何地。負手一夕千迴旋。黎明犯險獨往視。九衢金碧餘青煙。大功坊接驢市口。官街灰滅迷東西。黑廊鐵貨馬馱了。堵牖能保兵所捐。肩鑿乃爲大盜積。壑舟垂訓誠亦玄。禦盜無力須諱盜。弔者以目休嘸唾。籲天方幸債帥去。去思得此真綿綿。君不見廣州一閩商團盡。秋宵爛額戶二千。又不見瀏河南翔剩焦土。持較寧止夔憐蚊。蕞爾百廩那足算。聊抵取石歸壓船。大府聞盜不卽治。煌煌州教張坊前。逃兵幾輩偶稱劫。驚竄失火民之愆。民庭甚羊兵甚虎。穀觫豈望牙爪全。民供兵掠例應許。一如養虎資羊羶。得大自由作土匪。(陝會郭堅語。堅據渭北時。嘗書此語贈人。)買槍歸賣西莊田。

城頭

白地寫風枝。一片鴉啼月。虛廊悄移世。寒光晞我髮。牆西老紅杏。岸岸纔餘骨。城頭胡笳翻。羨汝聞根歇。

首夏北湖作

看熟鷲桃又一回。杜鵑聲裏綠成堆。當年側帽擊舟客。却向湖心踏土來。

南人歎

南人歸南不見水。朝朝出踏河陽塵。長風鼓炭羌吹噎。滿城鱗鱗魚涸鱗。老農奠泪當盂酒。禾插不得空嘶辛。有誰咒稻令成麥。江頭帶

刀皆北人。

雨後莫愁湖茗坐

帶郭明漪勝洛濱。好風還淨襪羅塵。牽車了了西州去。不管荷花惱煞人。窈窕林芳過雨殘。垂楊青到舊欄杆。一甌寫影滄江晚。無那銷魂是薄寒。

湖亭

菡萏吹香柳作圍。水西亭子剩鷗飛。晚山近在疏簾外。岸岸來看惘惘歸。

雪後登掃葉樓眺江

余永梁

落葉秋風掃。偏登掃葉樓。雪泥沒屐齒。霰淚猶亂投。澹對江水瀉。森芒列長矛。戟面呵冷氣。凝脂膠行舟。幡幡山河影。奄息死寒流。敗草層鹽壓。衆山着羊裘。湖陸共一皓。起伏琉璃溝。萬翠此消歇。肝腸更蓄愁。對茲傷懷抱。旦暮憂白頭。

前人

春日游秦淮

秦淮春水淥。游女縱歌哭。秦淮春水渾。歌哭不復續。時光一奇獸。噬人竟何速。十年百年身。展轉入其腹。古人去似飛。皇皇勞追逐。生平隔一晨。猶如波轉轂。所以顏色衰。瞬息風前燭。感此千徘徊。悄然淚移目。

前人

觀星

浩蕩一太虛。星光搖萬弩。恍若女媧石。灑向青天補。拳拳擊小珠。明滅吞復吐。似有愁恨懸。故作蹙目苦。招彼使之來。飛殞投吾土。還被蟾蜍引。窈窕傍銀浦。鐙窗鋪寒氣。漏望含睇嫵。凌風思往依。魂魄無翅羽。

前人

調楚僑

荒唐一田子。平生任浪拋。抱甕眠日脚。捉鼻棄塵囂。月午漲冷氣。鐙窗扶頭搖。嘔心學李賀。吐句擬孟郊。萬籟久凍息。聞此寒蟲號。

步月二首

前人

月光隙疎雲。激絲閃閃墜。碎擊寒塘水。疊浪堆銀媚。靜午鳥雀癡。深宵蛩寂世。踏影負手旋。夜氣不知厲。青天一靛海。翻波耀蒼翠。精耿縣青銅。銀絲何寒銳。薄雲繞其腳。飄帶時搖曳。翼翼舞縞裳。池池乘風翅。一旦脫素波。不盡繾綣意。隕涕成流霰。晞髮溼我袂。悄然動離情。低徊傷身世。月光固不熱。煎顏成顛頽。

登江中孤嶼謝公亭

李驥

裙屐翩翩愛探奇。永嘉天遣闢茅茨。燕尋烏巷春無跡。草長池塘夢有詩。今古閒愁如此水。江山異代不同時。白沙翠竹空亭暮。獨立秋風有所思。

壬子春與王玉山瑾同客秣陵唱酬甚密十年以來玉山既賦倦遊而予尙蘋踪無寄重檢舊什不禁慨然呈玉山

前人

蒼茫日月跳雙丸。陳篋詩篇忍重看。三徑煙霞空有約。十年歌哭總無端。黃塵道路鞭絲冷。青鏡功名芋火殘。愁絕秣陵清話地。瀟瀟暮雨打窗寒。

銜石精禽恨未填。司勳禪榻冷茶煙。三生太上情猶累。一枕華胥夢是仙。海國春蠶初作繭。山塘楊柳又飛綿。風塵舊事從頭記。腸斷華年錦瑟篇。

過隨園遺址

前人

名園花石冠南州。幾度翠華紀勝遊。(見胡氏紅樓夢攷證)一自江山飛劫火。至今風雨感深秋。煙霞往跡詩人戀。絲竹春聲別院愁。三百年間多少恨。尙餘殘夢說紅樓。

晚遊五岳早蓬瀛。千首詩篇湧性情。一代聲華誇蔣趙。十年出處賤公卿。江南山好客高臥。堂北春深感素誠。此是當時宋玉宅。不堪猿

鶴弔先生。

次韻答耿子虎隴西見懷

前人

白下前遊感不禁。西風殘柳慘江潯。眼中世路兵戈滿。客裏流光遲暮侵。絕域功名思衛霍。邊城詩句愛高岑。遙憐一片關山月。愁煞登樓萬里心。

寄贈葉笠夫廣漢並題其枕江樓詩草

前人

獨向荒園闢草萊。當時挾策走金臺。車輪馬足餘詩卷。賸水殘山送酒杯。人到中年原易感。生逢亂世不須才。太玄經與三都賦。一例匆匆覆瓿來。

秋日寄贈王廷玉朝瑞先生

前人

懶作東山雨。蒼生惜此人。結廬傍松竹。把釣謝風塵。秋水魚蝦賤。柴門橘柚新。祇應老杯酒。未可厭清貧。

閒居春感

前人

又綠堦前草。春寒酒力中。山川看逐鹿。詞賦悔雕蟲。柳絮千村雪。梅花一笛風。十年遊屐倦。清夢繞江東。

自漳州泝龍巖舟中排悶五首

前人

曲澗迴旋百折灘。好雲處處擁螺鬟。一肩行李三千路。縱看汀南漳北山。無着天親學渺茫。慈恩衣鉢未全荒。年來心事商量遍。低首枯燈拜法王。三生綺語懺瞿曇。送老揚州願未甘。吟到小姑神女句。至今悔學李樊南。池塘好句本天然。鶴語蟲吟亦可憐。我讀三唐諸別集。瓣香端爲李青蓮。雕蟲何苦傍青燈。混跡屠沽愧未能。讀罷龍門游俠傳。江湖豪氣想飛騰。

春感

前人

楊柳津頭皺綠波。一年寒食又輕過。桃花紅後梨花白。不信春愁如許多。

放鴿歌

葉俊生

有鴿有鴿來夜集。葉生元培嚴窗捕之急。一鴿驚人飛上天。一鴿依人如素習。無何請鴿入箱笈。更遣長繩牢縛繫。鴿良謂人可與親。人以器械轉相執。自是悲鳴夜夜哀。更以離羣感子立。鴿兮鴿兮我知汝。忍不爲汝慰羈縶。明日普陀最高峯。葉生攜籠從我即。乘風縱鴿任所往。祝汝雲霄睽復合。盤旋樹下若有戀。竦身欲去還戢翼。斯須一舉入青冥。決皆滄洲餘太息。

題菊村外舅新宅

前人

寥寥寂寂外氏居。門無達官顯者輿。胸中氣吐塞宇宙。有壻來往談詩書。寧須大廈始燕賀。白間皎皎而交疏。萬物息生欣有托。定鄰還自愛吾廬。面城閒適成高隱。近市晏嬰如不如。蕭何當年有主義。縱治垣屋終遂初。後世果賢能師儉。不賢亦免勢家鋤。吾家四世爲處士。破屋數間至今儲。

偶感奉寄石遺夫子

前人

披藤園國辨何由。酌醴深疑訪遠流。一樣秋風掃落葉。諸君漫笑賈長頭。

閏又月望奉陪惕菴丈囊螢樓坐月

前人

妖雲黃霧塞旁唐。寶月微升祓夜祥。低視衆生猶說熱。最高樓上正清涼。

答客問

前人

一日神圓午睡餘。幾杯醇酒便撩予。柳州已繼虞卿起。不道愁來也箸書。

五至鼓山抵聽水齋莫矣

前人

枕流漱石真成癖。幾度空齋待月明。谷鳥儻知歸樹好。古泉猶聽出山聲。

望日再宿花光閣已入秋矣

前人

昨夜計都掩玉鈎。盈盈水鏡又當頭。人如有約來今夕。雁已聞聲感入秋。鄉國登樓偏別恨。江山到處儘雲浮。銜杯我況艱難日。欲起長星醉解憂。

秋日寄懷游翰明遵義

前人

絕似當時國大學。君如君慙我洙源。文章頗計千年業。詩法曾探衆妙門。師尹師陳符九兩。傳神傳氣認同原。秋風此日無多囑。記取秋風是湛恩。

特載

本刊兩卷總目並敘旨

原本刊自民國十二年春發行，迄今二載，共出兩卷，計八期。先由本校教授陳澧玄、顧惕森、吳瞿安、陳佩忍四先生輪主編輯。二卷一期後，改由本會職員收回自辦，除請指導員陳澧玄先生指導外，概由本會職員負責。其中稿件，多係本校師生文字，間徵求名宿遺著及專家之作，以公諸學林。編輯者固不免主觀之異同，而本校師生之投稿，尤難斬不登載；以是疵瑜互見，而國內人士亦時有所評。隲（一卷四期）然其中不乏高深之研究，精確之考證。例如陳澧玄先生秦漢經師之方士化一文，詳徵漢儒經解，分類證明。范希曾君之屈子生卒年月及流放地攷，抽繹原文，徵實屈子流放地域，至爲精確。（以上見一卷一期）又陳澧玄先生從文字學上所見初民之習性及文字學上之中國人種起原攷，一則根據金石甲骨，分析詮釋；一則取材文物遺跡，歸納證明，皆具特識。而顧惕森先生之華夏考原，亦足互相發明。（以上見一卷二期）又吳瞿安先生南北戲曲概言，總論元明以來作家，洋洋大觀，而多獨到之言。陳澧玄先生周代南北文學之比較，從淵源、背景、體製、音律各方面，辨其異同，尤爲精心之構。（以上見一卷二期）而陳澧玄先生之尙書泰誓年月今古文異說攷，詳考今古文所以異同之點，揭其癥結，永成讞論，固久爲國內人士所稱許矣！（一卷四期）又陳旦君之列子楊朱篇僞書新證，從小乘阿含尋出張氏抄襲原本，人贓齊獲，其功厥偉。而陳登元君之荀子傳略，考證荀子生卒年月，亦頗詳盡。（以上見一卷一期）又如薄成名君孟荀以前之儒家思想及楊筠如君之孔子仁說等，總論一家學說內容，條貫列舉，具見整理之勞。（以上見一卷二期）而胡小石先生演講之李杜詩比較，亦多發前人所未發。（二卷二期）又陳澧玄先生之論漢魏以來訖隋唐古詩，分析綜合，兩美兼具。而商承祚先生之殷墟文字攷，胡小石先生之離騷文例，各有專門發明。（二卷四期）以外若劉師培先生之西漢周官師說攷，楚詞考異，墨子拾補，古本字攷，古重文攷，陶鴻慶先生之老子札記，莊子札記，墨子札記，孫卿子札記，易培基先生之楚辭校補，胡小石先生之中國修辭學史略，顧惕森先生之老子道德經解詁，均將有專書出世，故未及畢登。要皆精深宏博，對於國學一途，未嘗無所裨益；是則

本會二年以來之所供獻於諸君子之前者也。茲以後此擬改爲不定期刊，故就此告一段落，另編一簡要總目，以便諸君之檢閱；因附識其始末如此。

本刊兩卷總目

著者姓名

第 卷

第 期

插圖

周散氏盤原器拓本(釋文見專著中)	一	一
周王陵車弁拓本(釋文見專著中)	一	一
周無彛敦(附易培基釋文)	一	二
敦煌千佛巖	一	二
洛陽新發見魏正始三體石經拓片	一	三
大同雲岡石窟	二	一
霍去病墓前石馬	二	一
禾肇彝	二	二
執御彝	二	二
古軒轅黃帝橋陵	二	三
莫尊	二	四
家盤	二	四
通論	二	四

論讀古書之悟趣	陳鐘凡	一	一
秦漢燒書校書兩大案平議	顧實揚	一	一
秦漢經師之方士化	陳鐘凡	一	一
孔子仁說	楊筠如	二	二
孟荀以前之儒家思想	薄成名	二	二
小戴記學庸二篇互證說	杭海槎	二	二
禮運說	姚寅順	二	二
大學述義	樊德蔭	二	二
儒家教育學說	蔣竹如	二	二
荀子之心理學說	陳登元	二	二
荀子性論申義	黎羣鐸	二	二
評孟荀哲學	楊筠如	二	一
荀子傳畧	陳登元	二	一
老子學說略	陳鐘凡	二	一
莊子哲學之研究	周世釗	二	一三
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	陳旦旭	二	一
法家原於道家說	江聖壤	二	一

周秦法家仇視文學評議

陳兆馨

一

三

王充學說的梗概和治學方法

張右源

二

三

伊川學說研究

楊筠如

二

四

晦庵學說平議

黎羣鐸

二

四

古代圖繪文字之異同及其分合

陳鐘凡

一

二

六書解詁及釋例

顧實

一

二

金石骨甲古文學及文字形體之發明

趙華煦

一

二

清儒治文字學之派別及其方法敘略

陳旦

一

二

造字原本語言釋例及夷語攷

顧實

一

二

文字與語言之關係

嚴慧文

一

二

周代南北文學之比較

陳鐘凡

一

三

周季文史之分途及文學之派別

顧實

一

一

三百篇修詞之研究

唐圭璋

二

四

三百篇用韻之研究

徐家齊

二

四

諸子文學略說

顧實

二

二

論漢魏以來訖隋唐古詩

陳鐘凡

二

四

李杜詩之比較

胡光偉演講
蘇拯筆記

二

三

唐人五七絕詩之研究

陳鐘凡演講
田世昌筆記

二

三

南北戲曲概言

吳梅畹安

一

三

論北宋慢詞

李冰若

二

三

說詞

李育

一

三

文學之研究與近世新舊文學之爭

江遠楷

一

三

主張國民文學之決心

顧實

一

三

文運與世運並行論

趙儼

一

三

中國修辭學書目未完

薄成名

二

三

史記體例之商榷

胡韞玉樸安

一

四

斥誤據史記以攻左傳之妄

冉崇烈

一

四

清明最初交涉史

陳去病

一

四

中華民國釋義

陳去病

一

四

專著

西漢周官師說攷

劉師培申叔

二一

三一

詩經毛傳改字釋例

陳鐘凡

一

一

尚書秦誓年月今古文異說攷

陳鐘凡

一

四

禮經釋服未完

陳延傑仲子

一

一

明儒

陳鐘凡

一

一

老子道德經解詁未完

顧實

二

一

讀老子札記

陶鴻慶

二

四

讀莊子札記未完

陶鴻慶

二

三

讀墨子札記

陶鴻慶

二

一

孫卿子札記未完

陶鴻慶

二

二

墨子拾補

劉師培

二

二

古重文攷

劉師培

一

一

古本字攷未完

劉師培

一

一

夏廬題跋

胡光燁

一

一

論散氏盤書

章炳麟

一

一

散氏盤釋文

易培基

一

一

吳氏散氏盤釋文補正

李倝

一

一

王陵車弁釋文

李倝

一

一

釋藝

顧震福

一

三

釋貝

李倝

一

一

釋王皇堂釋中史

顧實

二

三

殷墟文字攷	商承祚 鍾永	二	四
從文字學上所見初民之習性	陳鐘凡	一	二
文字上之古代社會觀	張世祿	一	二
中國文字學上之原始宗教攷	陳鐘凡	一	二
文字學上之中國人種起原攷	陳鐘凡	一	二
華夏考原	顧實	一	二
「結繩而治」時代之文書	顧實	一	二
韻鏡審音	顧實	一	二
四聲等子審音	顧實	一	二
平上去入四聲解	聶鴻仁	一	三
音律淺說	喬雲棟	一	三
玉梅花盦論篆	李瑞清	二	四
屈子生卒年月及流放地攷	范希曾	一	一
楚詞考異未完	劉師培		一
楚詞校補未完	易培基	一	一
離騷文例	胡光燁	二	四
論楚人之文學	王會稼	一	一

中國修辭學史略

胡光燾

二一

一

笛律七調釋略

吳梅

一

一

文章學綱要序論

顧實

一

三

古代雅言常語異用及文質二派文體攷

顧實

一

三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攷

顧實

一

四

說邊關三道

陳去病

一

四

中華民國立國紀念日前之革命黨

顧實

一

四

書平

經學通論敘指

陳鐘凡

一

四

中國學術原流敘指

陳鐘凡

一

一

諸子札記敘

劉師培

二

一

老子辭補自序

劉師培

二

二

老子韻表自序

劉師培

二

二

墨子札記敘

陳鐘凡

一

二

荀子補釋自序

劉師培

二

二

荀子哲學序

陳鐘凡

二

二

呂氏春秋辭補自序

劉師培

二

四

呂氏春秋高注校義自序	劉師培	二	四
呂氏春秋高注校義後序	劉師培	二	四
文字學名詞詮釋敍	陳衍	二	三
文字學名詞詮釋自序	葉俊生	二	三
校爾雅釋例序	顧實	一	一
校印切韻指掌圖序	顧實	一	一
重刻韻鏡序	顧實	一	一
重刻四聲等子敍	顧實	一	一
長生殿跋	吳梅	一	三
紫釵記跋	吳梅	一	三
南柯記跋	吳梅	一	三
四聲猿跋	吳梅	一	三
南詞十二律崑腔譜跋	吳梅	一	三
詞旨敍	陳去病	一	三
笠澤詞徵序	陳去病	一	三
平迦陵曝書亭詞	王玉章	二	三
平詩人玉屑	李冰若	二	三

書文心雕龍明篇後

李冰若

二

四

史記訂補自序

李笠

二

二

漢書藝文志講疏序例

顧實

一

一

易校三國志序

章炳麟

一

二

太平天國志序

高景憲

一

四

河套新編序

金天翹

一

四

嶺海焚餘跋

孫德謙益庵

一

三

陶庵石所著書序

章炳麟

二

一

古寫一乘佛經究竟論跋

大村西崖

一

一

五部心觀跋

大村西崖

一

三

刊阿密哩多軍荼利法序

大村西崖

一

二

文錄

陝西紀遊

陳鐘凡

二

三

大同雲岡遊記

吳法鼎

二

一

雲岡石窟遊記

吳法鼎

二

一

萬壽山遊記

陳鐘凡

二

一

饒徵劉先生行述

陳鐘凡

一

一

先叔父惕庵府君行述	陳鐘凡	一	二
亡弟白沙事狀	易培基	一	二
文惠先生墓表	姚錫鈞	一	二
盧廬山夫子墓表	鍾幸	二	四
柳伯寅先生墓表	陳去病	一	三
陶君墓志銘	陳鐘凡	一	三
馬君墓志銘	陳鐘凡	一	三
王劍章傳	姚錫鈞	一	三
徐壽傳子墓實	錢基博	一	一
常州學者傳	錢基博	一	三
中華開國烈士傳	陳去病	一	四
清十九儒通贊並序	董壽慈	二	三
跋亭林先生遺智栗手札後上下	陳去病	一	三
跋曉庵先生答潘稼堂小簡手蹟後	陳去病	一	三
跋曉庵先生致潘稼堂手簡真蹟後	陳去病	一	三
辛亥南北議和別記	錢基博	一	一
寄天梅書	陳去病	一	三

詩錄

夏廬詩鈔
 浩歌堂詩鈔
 霜崖詩錄
 晞陽詩鈔
 自怡齋詩鈔
 赭尺玉樓近詩
 煙霞萬古樓佚稿
 造自然齋詩稿
 光緒宮詞
 詩四首
 詩五首
 詩三十六首
 詩三十四首
 詩二十四首
 詩十二首
 詩八首

胡光燁
 陳去病
 吳梅
 陳延傑
 胡俊
 姚鶴雛
 王曇
 顧實
 畢一拂
 李詳
 葉俊生
 李驥
 周世釗
 田世昌
 圃思
 余永梁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四三 三 二一 四三 三 三 四 一 一 一 三 二 二

詩八首

曹繼慈

一

(共計三百十六首散稿以過繁未能詳載)

詞錄

霜崖詞

吳梅

靈楓長短句

邵瑞彭

一

夏廬長短句

胡光燁

一

詞八首

王玉章

二

詞八首

趙萬里

二

詞五首

陸維釗

一

(共計約六十首散稿亦未備載)

曲錄

奢摩他室曲存

吳梅

一

叢錄

小學研究叢錄一十五篇

一

小學研究叢錄二五篇

一

百尺樓腔錄

陳去病

一

通訊

四

論魏正始三體石經書	章炳麟	一	三
孫益庵論學三書	孫德謙	一	三
陳黼玄答孫益庵書	陳鐘凡	一	三
孫益庵論學書	孫德謙	一	四
陳黼玄再復孫益庵書	陳鐘凡	一	四
孫益庵第三書	孫德謙	一	四
陳黼玄三覆書	陳鐘凡	一	四
致陳黼玄先生論文書	梁念萱	二	三
復梁君論文書	陳鐘凡	二	三
與錢子泉論左氏傳書	顧實	一	二
羅君商榷老子書	羅運賢	二	一

(共十八篇其餘七篇以無關宏旨從略)